



燕巖集
天

~ 16
2404
1



和
2404
1-3

序

元陵

健陵之際前輩薦紳先生托揚詩文前于後喁而國朝之文章於是乎一變時則有朴燕巖先生豪俊卓犖絕出其羣出入三教淹貫九流於文章能盡得左莊司馬氏之精髓衷以平實文以疏蕩其響也如金石其變也如鬼神其標旨也如鳳凰高飛百鳥皆伏其引氣也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浩浩其不見竭其在國朝諸家之中猶唐宋諸家之有退之子瞻何其奇哉獨其賦命蹇連久窮於世晚始爲健陵所知蓋將進入于制誥顧問之列不幸仙馭遽升未克究施官至於一郡



宰而止而至其孫桓齋公大用於今

天子之世秉文衡登鼎席則論者嘖嘖以先生之遺澤歸之天之報復不其明乎顧桓齋公一狐裘三十年未及刊其遺稿吾友金君子霖與金伯猷金士應校定其詩文以及熱河日記課農小抄亦皆擷其英華摠爲六卷而讀之京師諸君子見而好之將圖印行于霖以諸君子之意徵序於余余惟文者所以宣道而至於枝葉則反足以害道故詩不得盡列於性情之教而有佚詩焉書不得盡列於政事之教而有佚書焉鄭箋賈疏不得盡載於儀禮之解皆所以去繁而就簡也乃後世文字之行貪多務得動輒汗牛子弟以是而美其父兄弟

子以是而尊其師自入於夸靡而不自知何哉今是書篇帙雖不多要之先生之精華則盡於是焉他日有入金石之庭叩鬼神之門仰羨鳳凰而俯駭江河者必於此而不在他也乎若課農小抄有關於生民大事當更有以別傳云

光武四年三月之三日鑿興閣丙爽謹序

本傳

朴趾源先生字仲美其先羅州潘南縣人自國初平度公嘗爲漢京大族五世祖瀾 宣祖駙馬封錦陽尉以文章名大父弼均事 英祖有清白聲官至知敦寧府事父師愈布衣先生纔髫而孤敦寧公憐不授書敦寧公旣歿十六娶婦李婦叔校理君知先生失學戒曰焉有士夫而不學者乎先生曰諾校理君抽案上信陵君傳授之句讀先生受而退輒作論說數百言校理君爲之大驚自是發憤力學三年不出門周流百氏之書而折衷於經兵農錢穀一切經世之務無不講究旁及于天文地理與洪大容演泰西地球之說以爲地一轉爲

一日一時文學之英如李德懋柳得恭朴齊家及李相書九之倫皆傾慕而師友之先生魁顏貌意氣軒豁磊落視天下事無不可爲然不肯碌碌爲時文以干有司酒酣耳熱亦或縱談譏斥當塗貴人及僞學欺世之流不少容以故久無所偶 正祖初洪國榮用事先是先生爲洪相樂性所重國榮圖洪相疑先生爲其黨將中以禍有故人白永叔者覺之夜見先生告以故曰子其隱乎先生舊嘗以家貧營居于金川之燕巖峽故人以燕巖號之乃馳出國門先潛寓開城然後至燕巖而國榮計卒亦不售遂得無事然困頓憔悴極矣俞公彥鎬先生所善也時當得外任聞先生狀歎曰豈可使吾仲美至於斯耶乃爲求得開城畱守以振之開於燕巖地相比也居數歲先生總兄錦城尉明源以使赴熱河要先生與俱先生慨然諾之至熱河館於太學與鴻臚寺少卿趙光連布衣王民皞等談論跌宕而歸時 正祖四年也後六年除繕工監監役累官出爲安義縣監爲政清慈屢理死囚人稱其明初先生之歸自熱河也作日記數十卷頗以諧謔洩其感憤 正祖得而覽之至是 正祖見奎章閣直閣南公公轍文病其體奇定罰收贖仍曰是皆朴趾源之罪也令南作書報先生使著進一部醇正文以自贖先生答書謝之後數歲改守沔川郡會 正祖下教中外求農書先生舊有課農小抄

一書詳記農事乃就繫按說附以限民名田議一篇以
進所論皆精切明確蓋以自贖也 正祖覽而嘉之亡
何 正祖崩而先生亦已老矣陞襄陽府使未幾以老
自劾而歸年六十九卒方疾劇朴齊家候之泫然曰師
乃欲棄小子耶歸家感疾而死先生爲文章有司馬遷
韓愈之風餘波浸淫乎蘇軾而至其晚年則至乎醇矣
沒後九十六年其遺集六卷始行于世京師搢紳所釀
金成者也孫珪壽官至右議政

贊曰余讀農說錢幣議等諸作其憂時憫俗之志遠矣
豈非所謂識時務俊傑哉惟其命與時乖鬱而莫施故
其發於文者益奇偉而不可測焉嗚呼夫使先生失於
經濟而得於文章其孰所爲哉沆瀣洪公吉周嘗稱先
生曰氣足以橫六合才足以駕千古文足以顛倒萬類
其知言哉

光武四年庚子三月小盡日延安李應翼謹撰

年譜

先生以丁巳

英祖十三年

生于漢京西門第

及長狀貌魁

十

六歲士申聘全州李氏處士輔天女

生二男宗儀宗采官慶山縣監宗儀

無子宗采生珪壽官右議政珠壽嗣宗儀直壽官工曹判書

十九歲乙亥有祭婦叔

校理君文

集中編文始此

二十歲丙子有元朝對鏡詩

集中編詩始此

二十六歲辛巳讀書北漢山中鬢髮始白二十九歲乙

酉秋遊楓岳與俞相彥鎬諸友俱四十一歲丁酉

正祖元

年移居于金川燕巖峽先是先生以家貧營居燕巖者

屢年至是因畏約始來居焉四十四歲庚子夏隨使臣

之熱河歸有熱河日記五十歲丙午秋除繕工監役五

十三歲己酉陞司僕寺主簿五十四歲庚戌遷義禁府

都事是年轉 齊陵令五十五歲辛亥移漢城府判官
是冬除安義縣監五十七歲癸丑上年冬 正祖命內
閣臣南公公轍作書報先生使著進一部醇正文以贖
熱河日記述奇之罪書以正月至先生答書謝之六十
歲丙辰春解官歸六十一歲丁巳夏復除沔川郡守六
十三歲己未春進課農小抄以贖日記之罪六十四歲
庚申秋陞襄陽府使六十五歲辛酉以老病投劾歸六
十九歲乙丑十月二十日卒于京第葬長湍松西面大
世峴子坐原後九十六年庚子今天子光武四年文集印行

燕巖集總目

卷一 詩部

詩古今體 三十三

卷二 文部

表一 議二 書四 序七 題辭一

卷三 文部

記十八 論四 說一

卷四 文部

農說二十一 祭文三 哀詞二 神道碑一 墓碣

銘八

卷五 文部

墓誌銘

四

塔銘

一

事狀

二

尺牘

二十九

卷六

別集

序

二

記

三

雜著

二

書

一

跋

一

燕巖集總目

燕巖集卷之一

花開金澤榮于霖校編

潘南村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叅訂

光山金應洙士應

詩

元朝對鏡

忽然添得數莖鬚全不加長六尺軀鏡裏容顏隨歲異
穉心猶自去年吾

叢石亭觀日出

似昌黎

行旅夜半相叫鷹遠鷄其鳴鳴未應遠鷄先鳴是何處
只在意中微如蠅村裏一犬吠仍靜靜極寒生心兢兢



是時有聲若耳鳴才欲審聽簷鷄仍此去叢石只十里
正臨滄溟觀日昇天水瀕洞無兆睽洪濤打岸霹靂興
常疑黑風倒海來連根拔山萬石崩無恠鯨鯢鬪出陸
不虞海運值搏鵬但愁此夜久未曙從今混沌誰復徵
無乃玄冥劇用武九幽早閉虞淵水恐是乾軸旋幹久
遂傾西北隳環絃三足之鳥太迅飛誰呪一足繫之繩
海若衣帶玄滴滴水如髣髴寒凌凌巨魚放蕩行如馬
紅髻翠鬣何鬚鬢天造草昧誰叅看大叫發狂欲點燈
櫂槍擁雪火垂角禿樹啼鷓尤可憎斯須水面若小瘡
誤觸龍爪毒可癢其色漸大通萬里波上遂暈如雉膺
天地茫茫始有界以朱劃一爲二層梅澀新惺大染局
千純濕色穀與綾作炭誰伐珊瑚樹繼以扶桑益熾蒸
炎帝呵噓口應喁祝融揮扇疲右肱鰕鬚最長最易藝
蠣房逾固逾自脰寸雲片霧盡東嶼呈祥獻瑞各效能
紫宸未朝方委裘陳辰設黼仍虛凭纖月猶賓太白前
頗能爭長薛與滕赤氣漸淡方五色遠處波頭先自澄
海上百恠皆遁藏獨留羲和將驂乘圓來六萬四千年
今朝改規或四楞萬丈海深誰汲引始信天有階可陞
鄧林秋實丹一顆東公綵毬蹙半登夸父殿來喘不定
六龍前導頗誇矜天際黯慘忽輦蹙努力推轂氣欲增
圓未如輪長如瓮出沒若聞聲砵砵萬物咸睹如昨日
有誰雙擎一躍騰

贈左蘇山人

險詰

我見世之人譽人文章者文必擬兩漢詩則盛唐也曰似已非真漢唐豈有且東俗喜例套無恠其言野聽者都不覺無人顏發赭駮骨喜湧頰涎垂矇而哆黠皮乍搗謙逡巡若避舍餒髯驚目瞠不熱汗如瀉懦肉健慕羨聞名若蘅若伎肚公然怒輒思奮拳打我亦聞此譽初聞面欲刷再聞還絕倒數日酸腰髀盛傳益無味還似蠟札餌因冒誠不可久若病風傻回語伎克兒伎倆且姑捨靜聽我所言爾腹應坦鞞摸擬安足妒不見羞自惹學步還匍匐效嘖徒醜醜始知畫桂樹不如生梧檟抵掌驚楚國乃是衣冠假青青陵陂麥口珠暗批捲

不思腸肚俗強覓筆硯雅點竄六經字譬如鼠依社掇拾訓詰語陋儒口盡啞太常列飢餒臭餒雜鮑鮮夏畦忘疎畧倉卒飾綈鍤卽事有真趣何必遠啓担漢唐非今世風謠異諸夏班馬若再起決不學班馬新字雖難期我臆宜盡寫奈何拘古法劫劫類係把莫謂今時近應古千載下孫吳人皆讀背水知者寡趣人所不居獨有陽翟賈而我病陰虛四年疼跼蹀逢君寂寞濱靜若秋閨蛇解頤匡鼎來幾夜剪燈炮論交若執契雙眸炯把罍一朝利膈壅滿口嚼薑菘平生數掬淚裹向秋天灑梓人雖司斲未曾斥鐵冶巧者自操鏹盖匠自治瓦彼雖不同道所期成大廈悻悻人不附潔潔難受嘏願

君守玄牝願君服氣姐願君努壯年專門正東間

道中乍晴

活畫

一鷺踏柳根一鷺立水中山腹深青天黑色無數白鷺
飛翻空頑童騎牛亂溪水隔溪飛上美人虹

田家

古真

翁老守雀坐南陂粟拖狗尾黃雀垂長男中男皆出田
田家盡日晝掩扉鳶楚雞兒攫不得羣雞亂啼匏花籬
小婦戴椀疑渡溪赤子黃犬相追隨

搜山海圖歌

夏日奉伯氏及從弟履仲約德保懋官遊玄園
各出一翫以較之此軸連表幾竟一幘地張之

園中羣行而翫之

似昌黎

參龍服不誰其司四荒之野多詭奇北斗星斜拜老狐
華表柱下啼黃狸南山大獲盜美妾與處巖穴強之私
山魃白日下山來借人竈突燒螿蜺擲掬鬱累迷伯益
菹澤叢林恣飽饕關王變相領神兵白面乃無一莖髭
玄冠赤鳥黃羅袍三尺胡床委臯比左手垂膝右顧視
怒而微笑豎其眉奉刀劒者右其柄小童執彈親身隨
綠衣老吏執白策鞠躬將趨頻先窺或佩橐鞬或秉鉞
肅敬伊誰敢噦嘻鳳扇鶴傘立簇簇紅旂半遮風旖旎
伏地聽令拏雲去盡是黑漢與醜厮綠者其面如入藍
黃者其脚如塗椀有如雞者喙尖尖有如兕者角鬣鬣

生不梳頭髮鬚鬚人言鬼憎吾今知脇上有口吁可恠
其口遇劍如含匙耳穿銅環臂挑脫脚繫毛偏不屢綦
或不執兵但執石拔木去枝仍倒持萬丈鐵索係毒龍
一聲許邪拔澤陂索絕二鬼顛傷尻一鬼張臂大笑之
龍也搖頭不能落纍纍縣其鱗之而無恠驚濤黑如此
應洗鬼脚和龍滌有捕蛇者蛇纏頸目湧面赤簸其頤
揮劍直前復小卻實憚如炎舌有岐喙且走者衣紫衣
尾豐似是雄綏綏一妻箭中兩臂伸一妻鷹攫右眉歛
一妻抱兒奉髻走兒猶吮乳嗔其兒猴王被打骨到軟
頭垂過臍委四肢兩女扶腋踉蹌行手忙觸落烏接罹
欲全焦揚一塊肉侍婢泣以錦纏詩縛虎四蹄貫以木

離披有如裘掛拖植棒地上纏赤帶手執其尾引如飴
兩指穿挽水牛鼻索縴不得項繫縻飛上鹿定摧角下
太尖只合磨為觶負龜龜以爪爬腿抱鯨鯨以鼻嗅鬚
曳鼈提蟾挾擁劍肩豕揮狼佩肥遺大小鬼凡九十八
又一鬼王不在斯羸毛之醜二十一十有六之魔姬
龍魚鼈鼉蛇十八犬一鷹一復一龜借問何人作此畫
王迪起侯之所為諸客聚觀爭讚歎相戒勿污寒具脂
我亦歸家眼森森宵不成寐念在茲聊復捻筆記其數
時時披閱以自怡

澹園八咏

澹園中國山西人郭泰峯也其子執桓叔圭為徵八詠詩於本國文士

紅蕉綠石出東墻一樹梧桐窈窕堂傲骨平生迎送懶

丈人惟拜暮山光

來青閣

南陀竟日影婆娑耐可呼吾亦喚他乍綴微風鳧鷖去
不禁撩亂百東坡

鑿影池

已觀微白鼻端依欲辨臙神掩兩扉獨有暗香侵夢冷
羅浮明月弄輝輝

素心居

松覆深深卮字欄垂蘿欹石翠相攢一任畫舫風吹去
盡夜寒聲瀉作灘

松蔭亭

喫輕堪醒醉魂花天裏行空翠鬢髻採藥將尋劉阮去
路迷廉閃赤城霞

飛霞樓

花似將歸強挽賓囑他風雨反逢嗔自從洞裏修瓶史
三百六旬都是春

留春洞

玉塵清宵獨上臺杞棚霜落鴈流哀一聲劃裂秋雲盡
萬里瑤空皓月來

嘯月臺

花藥夫人初入宮舍羞將語臉先紅鸚哥舍利元非妙
誰識阿難悟道功

語花軒

曉行

幽窗

一鵲孤宿葛黍柄月明露白田水鳴樹下小屋圓如石
屋頭匏花明如星

極寒

北岳高戍削南山松黑色隼過林木肅鶴鳴昊天碧

山中至日書示李生

築室燕巖下乃在華藏東倚杖臨水石携鎌剪灌叢奇

巖翠滴屏幽湍響操宮庭中何所植桃竹與松楓礪畔
飲蒼鹿階除啄華蟲簷茅工鏤月楹磬自夏風盡日不
見人寂寞守牕櫳還如僧入定復似佛逃空誰謂冬日
短午睡時矇矓相隨有李生古書携滿籠山田秋不熟
蔬菽苦未充猶然勤誦讀咿唔嗑喉嚨感君警衰惰媿
我茂磨礪是日值陽至君讀會傳終問君何所得一理
本相通消長各有漸累積乃無窮及冬雖貞固至春得
發融不疾亦不舒來往非忽忽一事雖得專四時不自
功譬如雞伏卵默化窅冥中微陽僅如線初月又似弓
雖有離婁明復使師曠聰其幾難聞覩判別肇鴻濛寧
容智力私乃見運化公牕晷代曆日何用驗漏筒願君

崇明德漸看日新工

山行

叱牛聲出白雲邊危嶂鱗塍翠插天牛女何須烏鵲渡
銀河西畔月如船

勞軍橋

漁歌樵唱幾英雄戰伐飛騰伯氣終昔日御溝流水盡
勞軍橋在麥田中

江居

鳴鳩乳鵲綠陰垂亂颿墻頭漕上時江閣罷眠無一事
紫荊花下錄唐詩

渡鴨綠江回望龍灣城

孤城如掌雨紛紛蘆荻茫茫塞日曛征馬嘶連雙吹角
鄉山渲入萬重雲龍灣軍吏沙頭返鴨綠禽魚水際分
家國音書從此斷不堪回首望無垠

露宿九連城

悲健

臥念遼陽萬里中山河今古幾英雄樹連李勣曾開府
雲壓東明舊住宮戰伐飛騰流水盡漁樵問答夕陽空
醉歌出塞歌還笑頭白書生且櫛風

滯雨通遠堡

感慨

塞雨淋淋未肯休皇華使者滯行輶遊談從古羞牛後
眷屬還憐恃馬頭醉裏相看非故國人間何世又新秋
前河報道闕舟楫長日無聊那可由

遼野曉行

遼野何時盡一旬不見山曉星飛馬首朝日出田間

熱河途中

書生白首入皇京服着依然一老兵又向熱河騎馬去
真如貧士就功名

懷贈袁隨園

六王纔畢一椎來山鬼無聲白壁哀蔗尾閑談推第一
幾人中土似袁枚

彌雲臺看杏花

斜陽倏斂魂上明下幽靜花下千萬人衣鬚各自境

江居謾吟

我家門外卽湖頭米闕鹽喧幾處舟霜鴈一聲齊舉矴
滿江明月下金州

燕巖憶先兄

我兄顏髮曾誰似每憶先君看我兄今日思兄何處見
自將巾袂映溪行

次洪太和秘省雅集韻

新秋清讌洒蘭薰會飯羣公晶毳分老樹蒸芝含積雨
遙樓學蜃擁頽雲詩魔邂逅從他笑次修見余詩曰無
乃邂逅詩魔乎座
笑中大墨畫蒼茫倚半曛太和展紙
強余畫龍霜鬢由來優入社北
山應不便捷文

齋居

淺酌邨醪獨自寬蕭蕭霜髮不勝冠千年樹下蒼涼屋
一字啣中冗長官都付鼠肝閒計小猶將鷄肋快拋難
逢人盡說前冬苦最是齋居却忘寒

小酌

時丙辰春解安義宰歸小
孫生纔數日又有人請晚

禽聲當戶緩花影上階遲酒重添丁口身輕解紱時三
毛羸舊飯雙鬢耀新絲靜裏還尋事爲人寫輓詩

九日登孟園次杜韻

俊雅

霜鬢爭誇步屨飛三清雲木望中微半酣爲問楓何似
晚節真堪菊與歸宋洞花餠吟古事孟園風帽媚秋暉
婆娑又得今年健千仞岡頭試振衣

燕巖集卷之一

燕巖集卷之二

花開金澤榮于霖校編

潘南朴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光山金應洙士應

叅訂

表

進課農小抄表

已未三月二十五日行沔川郡守臣朴趾源伏地頓首
 謹奏為本年正月初七日本道觀察使關到節祇受有
 旨內今人雖不及古人如曰不知農何以做農官今欲
 叩其所存於明農修述 先祖已試之故事令諸道觀
 察使各都留守先陳經綸仍飭守土者亦陳意見此先

試以言之意考核其實當在有秋之後同日口傳下教
內歲前綸音頒示之後分憂守土之列無一人應旨不
誠孰甚焉文蔭守令以經綸冊子勿拘一卷二卷三卷
毋敢一人或闕者臣誠惶恐隕越不知所以對揚也臣
家世清貧素無田園生長輦轂之下目不辨菽麥臣祖
食亞卿祿而臣幼時掬其紅腐種於庭中以待其方苞
也稍長徵逐儒士未嘗與野人佃客相接及中歲落拓
始有志歸農求所謂農家者流而鈔錄之然實無田可
歸往往郊野見其耕耘之法多不與古書合或爲之曉
說趙過賈總之遺方未嘗不爲村傭里老所笑以爲甚
迂也幸從蔭路出宰百里辭陞之日莊誦七事農桑二
字乃其首務也逮至莅任以來未嘗不躬涉原野警策
昏惰而終是口耳之學不相應乎習俗之安未易矯改
不過因循姑且畧施勸課而已書中之事尙未有一二
試者以此叨職數年民事首務未見其爲頓盛也守土
分憂之義豈直然哉臣以此夙宵憂恐誠知尸素無所
逃罪乃者 聖上深惟務農重本之道先施敷奏明試
之政如臣魯莽顧何足以仰塞明旨哉維茲手抄數篇
舊出於學稼學圃之志而小人哉樊須固所自鄙於其
心然臣旣別無經綸之素講於平日者則亦安敢倉卒
臆對以重其不誠之誅也哉義在無隱誠不獲已遂敢
畧綴按說繕寫呈進臣無任愧恐屏營之至

議

限民名田議

明切之論鉅麗之文

臣趾源誠惶誠恐因進農書而獻議曰臣今所守郡境東接洪州南界德山西距唐津北濱海南北五十里東西三十里元帳田摠五千八百九十六結四負三束此其境內原隰量地之都數也有戶四千一百三十有九摠口一萬三千五百有八男為六千八百五口女為六千七百三口此其境內戶口入籍之都數也境內無名山大川海伐斥鹵原野浮燥溪澗常涸所在聚落井泉稀少此其土壤脆弱體不津潤之驗也山樊阜麓赭脫不毛是為孤虛受風之地此其水土風氣之大畧也種宜五穀尤善稻稭樹宜柿栗松漆不宜苧絲桑楮此其境內樹藝之土宜也謹按粵在肅廟庚子改量郡田除山林藪澤丘陵溪壑城池道路不耕之地得時起實摠二千八百二十四結九十二負旱田為一千一百二十一結零水田一千三百三結零此其常耕恒稅之土也郡中所藏銅尺取準訓練院射場石標圖式以此一尺為步方百步是為一等一結之地實積萬步以尺計之實積為二十五萬尺田等漸下而度地加闊止于六等六等一結方四百步實積一百萬尺其廣三倍於一等之地此其為一易再易之土而或二倍其地或三倍其地使其肥瘠互當出穀多寡相配非獨此郡為然乃

通國量地之式也然境內一結常賦通同六等舉出第九此其本郡作賦之法而田雖無六等以下六等之內瘠多肥少則所以常賦獨出下下也水田間有第七第八出稅者所以下之上等僅爲十五結下之中等一百四十五結六負此其境內田賦之大槩也臣以境內田結排比郡中戶口假令齊民盡是農家農家一夫盡以上父母下妻子爲率以定見男女一萬三千五百八口排比四千一百三十九戶每戶以五口爲率則五口之家不過二千七百一戶蓋戶非五口則無以糞田力作不能力作則無以相養以生所以戶必五口然後始責其爲農也故每戶以結分排則一戶所得旱田四十二負五束水田六十負三束一夫所耕合田不過一結二負八束此臣之所以默計農土民口以驗古之均田任地之制也臣之待罪本郡已經二秋間值一豐一歉雖未能逐田踏量隨土相宜然其耕獲之功食實之數亦有所領畧矣大抵比摠一境之內而折中於最高最低之等則土之好否地之廣狹足以參互矣憑較數歲之中而取平於不穰不歉之年則下種多寡出穀都數足以相準矣若爲截長補短按此較彼則不甚相違於拳籌掌綬之中矣假令旱田下種三千八百二十石十斗則出穀爲二萬七千三百十二石水田下種二千九百三十七石十六斗則收稻七萬九千七百八十五石合

下種六千七百五十八石六斗出穀十萬七千九十七石一夫一日所耕旱田二十八斗二升下種而得穀十石二斗五升水田所種三日秧苗二十一斗五升而收稻二十九石十二斗五升一戶所收合穀三十九石十二斗五升賦租爲七十二斗除置各穀種子四十九斗七升實餘三十三石十斗八升此其一戶五口一年之食也然而薪蘇醢醬之費夏葛冬絛之資將安所出乎婚嫁喪祭之具是固生民莫可已之事也又有鄉社講信釀錢賽神之需重以當身砲保之役勢將皆辦於一結之內則向之所排三十三石之穀所餘者已無幾矣又况農家一牛之飯兼人兩口之食者乎若值置閏之年則本自不足於一朔之糧矣况其水旱之外又有風霜螟雹不虞之患乎故農人諺云終年勤作不贍鹽價而况見戶之中有田自耕者十無一二而公賦什一私稅分半並計公私則已爲十六雖使斯民者深曉農理勤而不惰盡治其一結二負之田其所實餘自食又減太半於三十三石之數顧何以仰事俯育不終底於流離轉殍乎此千古志士之恨未嘗不先在於豪富兼并也彼豪富兼并者亦非能勒賣貧人之田而一朝盡有之也自藉其富強之資安坐以無爲則四鄰之願鬻者自持其券而日朝於富室之門矣何則夫人衣食之外既不無吉凶大事焉或迫於債督或牟利逋欠窘渴逼

塞無處著手則如干農地有之無足以繼富無之亦未必加貧於此遂乃不覺其以彼富室爲逋藪淵叢而爭自折納焉彼富室者勉強厚其價而益來之既有之矣仍令佃作而姑慰其心貧戶則既利其一時之厚價又德舊土之猶食其半由是而土價日增而附近之寸畦尺塍盡歸富室矣誠以法制不立故致舉國而聽於兼并之家而郡邑徒擁量田之虛簿矣然兼并者亦豈苟欲厲貧民而賊治道耶欲爲治本者亦非可深罪其豪富而當患法制之不立故向臣之所假令排比者欲以先立乎其大本而要見先王至均至公之制可行不可行於當世也以今一結之田律之以周制百步爲畝一夫百畝之法則誠爲過之而若以後世二百四十步爲畝夫受一頃者言之則未見其有餘也况一境之內不能無士大夫焉不能無世嫡及有親有蔭之類在所當厚者則平民所均又將不滿一結臣未知通國而言之則如臣所守爲寬鄉乎爲狹鄉乎然終亦無虞乎地不足矣漢之極盛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據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則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四十六步有奇可謂人多地少至不敷矣然董生言於武帝曰井田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建平初師丹又建議限田孔光何武覆其議請令諸王侯公主及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犯者沒

入官是必以當時之田與民較潔而得其分也非苟厚王公而薄於齊民也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每戶合得田二頃餘然而史稱文帝發使四出均天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此何故也是必豪富占田不以實而吏胥有所壅蔽也至唐天寶中以戶計田合得一頃六十餘畝而武德定制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廢疾寡妻口分有差其所爲鉅室防閑無過則未聞其有定數也大抵歷世以來從未有人多地少之患而惟患法制未盡與法不必行也夫三十頃之限可謂已厚矣三年之期可謂不迫矣然而丁傳董賢輩猶以爲不便則貴戚近習何代無之溪壑之欲亦何厭之有哉如東京以後必有以王莽已試之事脅其君相者嗚呼是焉可誣也莽何曾實心行之乎彼乃貴戚之雄而兼并之魁耳始兼其四父之資而并其權中兼阿衡冢宰而并其號末乃兼天下之亂臣賊子而并其國此之謂不奪不饜也雖時假先王以文其奸言然彼袒左爲劉之民寧肯冒其田以大盜之姓耶橫渠張子嘗慨然有志於井田而猶嫌其亟奪富人則不無曠世小子之惑夫奪之爲言非其有而劫取之謂也夫帝王者率土之主也究其本則孰所有而孰能專之苟無利民澤物之志則已如有是志均之云乎何劫取之有也

然則如董生鉅儒且將預憂其貴戚之沮格而以爲猝
難行歟曰非然也貴戚之所惡者井田與限占一也儒
者之爲天下國家當論其術之與聖王合不合不當復
卹其行與不行而姑爲此苟且之說也蓋自秦毀其百
畝之區而天下之畛涂溝洫穿鑿陵夷經界悖亂非歲
月之功所能就焉故所謂猝難行者量功度勢而言非
井田不可行也故曰宜少近古者猶言差易於井田而
不失其均分齊產之義則雖未能遄復其畛涂溝洫之
舊而比閭卒乘之制學校選舉之法次第可行而不遠
乎先王之意也然則將何術而能使豪右者自捐其世
傳富有之資而不怨其有司乎昔漢之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而賈生固已痛哭流涕矣及主父偃用推恩之策
而天下強諸侯莫不斂手就削以今之事勢言之則所
謂豪富兼并其傑然可畏而不可制者亦豈有其人哉
以臣犬馬之齒亦嘗觀人數世矣其能保守父祖之傳
業而不賣與人者十居其五其歲歲割土者十常七八
則其蓄贏餘以益占者數可知矣誠立爲限制曰自某
年某月以後多此限者無得有加其在令前者雖連阡
跨陌不問也其子孫有支庶而分之者聽其或隱不以
實及令後加占過限者民發之與民官發之沒官如此
不數十年而國中之田可均此蘇洵所謂端坐於朝廷
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

燕巖集卷之二
之利雖周之井田無以遠過於此者誠篤論也噫天下
之百弊痼疾在於兵而究其本則兵不寓農故耳然而
有國之愛兵恒加於赤子之上而亦其畏之也反有甚
於毒虺猛獸則傾天下之半以奉之自漢至皇明之世
上下數千年間非無願治之君石畫之臣而其日夜謨
訂迄無善策然亦不能一日而忘兵也若此至於失土
無賴之民寘之度外漠然若忘者何也蓋其身離壟畝
類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無簿籍錄其數所以浸浸然半
天下而又不覺若是其多也勒此民將安所歸乎何以
知其半天下也此易知耳漢之黃巾赤眉唐之龐勛黃
巢使其徒果皆土著專業之民則亦惡能一朝嘯聚其
百萬之衆耶故兼井之害不必在大匹夫匹婦能兼兩
孟則猶爲折天下一日之食而通其半而况什佰其田
者乎故自秦漢以來百世無善治者豈有他哉大本旣
壞而使民志不定莫不出於僥倖之途上之所以出治
者日不暇給而卒未免因循姑息之歸下之所以承令
者朝不慮夕而亦不過苟且彌縫而止此固天下之通
患而歷代之得失可知矣然則貴戚近習不須深罪豪
富兼井不可痛惡而惟在求治之志制治之本立不立
如何耳於皇我東提封數千里初未嘗與於井地區畫
之中而亦不被阡陌毀開之烈幸值大有之世自爲一
王之制則其精一蕩平之法疆理均民之術與古昔聖

王未始不同也故曰限田而後兼并者息兼并者息然後產業均產業均然後民皆土著各耕其地而勤惰著矣勤惰著而後農可勸而民可訓矣臣於農務之策不當更贅他說而譬如畫者丹青雖具摹畫雖工不有紙絹之質爲之本焉則毫墨無可施之地故不避僭越敢爲之說焉

上金右相

履素

泉幣議

切時之言

顧今民憂國計專在財賦我國舟不通外國車不行域中財賦之生常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矣然而公私匱竭上下俱困者何也理財之術不得其道故也夫幣重則物輕幣輕則物重物重則民國俱病物輕則農賈共

傷矣

列聖朝深軫幣輕之患間嘗鑄錢而乍行旋罷

誠以布楮雖輕更有銀貨之重爲之折中於貴賤之間夫此三幣者皆出於民手疾作則可以自裕錢非私鑄之貨而仰給於官當時鑄既不多其散於民者未及遍敷民之不使用錢良以此也故善爲財者無他道焉不過量泉幣之輕重制物情之貴賤壅者疎之濫者閉之使無偏重偏輕之勢而莫有甚貴甚賤之時矣錢行百十有三年內而地部賑廳五營外而八道兩都統營率皆再鑄或三四鑄年條數爰當具在有司一按可知目今官錢畱貯幾何則民間所在從可推知百年之間亦不無殘壞破缺水火闕失商畧計除而公私現錢計應

不下數百萬兩較之初年始行想多十倍而小大遑急莫不以錢爲憂甚者以爲國中無錢何也噫錢號常平者常欲與物俱平也民之用錢旣久則目熟手慣不識他幣並與銀貨而不用錢日益多而物日益貴凡所貿遷非錢莫可泉貨所流就傾而瀉物旣重矣錢安得不傾哉故昔之以一文二文而可得者或有至三四文而不足今以錢平物不啻數倍則斯豈非錢賤幣輕之明驗歟然而通國之說財賦者咸曰錢貴故物隨而貴何其不思之甚也且夫銀乃財賦之上幣而天下之所共寶者也迺者民俗狃於錢而不習於銀銀遂歸物而不入於幣非貨於燕市則便同無用之物年至曆谷所帶包銀不下十萬通計十年則已爲百萬兌撥裝還只是毳帽帽過三冬則弊棄耳舉千年不壞之物易三冬弊棄之具載採山有盡之貨輸之一往不返之地天下拙計莫甚於此竊聞國中將通用唐錢以揀錢荒自今冬至使行始許貿來云此非計之得者也錢非有風霜水旱之災惡得如年穀之大無而稱荒哉所以稱荒者錢道殺雜譬如草萊稂莠之不除耳中國關外以紋銀一兩易錢七鈔每鈔以百六十三文爲緡若以我錢爲準則一兩之銀大率得錢一十一兩四錢一文之多將爲十倍之利除車雇馬貫猶爲五六倍彼象譯輩徒知目前之利而不識經遠之謨數十年來日夜所願惟在通

用是何異於隨矢立的洩足救凍哉國中錢幣之輕而猶令百物踴貴奈何益之以方外濫惡之鈔自淆其貨泉哉毳帽尚爲黎庶禦冬之具而猶不可以銀易之况爲象譯一時之所益驅八路土產之白金鑿尾閭於燕市而湊之哉其利害得失較然易曉不待智者而明也爲今之計莫如先清錢路姑閉銀貨入北之門何以清錢自方內用錢以來莫善於舊錢舊錢莫不敦重堅厚字體分明而壬申癸酉之間禁御訓局同時並鑄忽變舊式多雜鉛鐵形體淺薄觸手易碎最稱濫惡首爲錢崇物價翔騰實自其時其後繼鑄者體益減小以今新錢同緡混貫則入於舊錢輪郭之內難以考校錢之殺

雜此爲尤甚今誠倣古五銖三銖之制悉令所在舊錢一以當二一易緡索大小立判不煩爐冶坐得百萬雖小大并行使輕重異用則不悖物情而泉貨易流壬癸所鑄三營之錢大不及舊小不中新制旣違式體又薄劣悉令停行無敢入市則錢道斯清矣何以閉銀公私所藏土產白金毋得生解爲幣悉輸戶曹率以五兩十兩爲大小之錠鑄天馬朱鴈之形還歸本主而仍行十一之稅所留唐錢勿令入國留之灣府以充後行盤纏之資凡使行員役宜減冗額至於書狀任非專對職殊從事其糗糧夫馬一應煩費別添一价而多帶廉隸寄厨兩房其去其來本非中國所知而凡干宴資隨例冒

受最是无謂於彼於此苟且亦甚三大通官之外凡押物從事並宜停減寫字圖畫醫官分排於正副裨將其無賞從人及灣賈一切嚴禁所買非藥料無得闖出則邊門嚴而方內銀貨自足矣

書

答丹城縣監李侯論賑政書

懇詳

恭承惠牘謹審春寒政履增重良慰瞻咏來教有曰禮云禮云賑民云乎哉何其爲言之悖謬而不思之甚也頃緣行忙末由長話但言惟禮可用於賑語雖不倫自有斟酌而既無顛末突如拈出足下末亮本事驀然駭聽反作口實笑僕迂僻闊於事情迂誠有之心所願安若謂賑民無涉於禮豈不過歎噫君子爲政何往而非禮也况賑者有國之大政而衆命之所繫乎雖其考之雲漢而節文無稽視諸鄉飲而舒慘有間然饋師爲犒燕老爲養莫不有儀民以飢至振瘠爲賑獨不可以有則乎夫致一邑之大衆以饋則似犒以養則同燕而男女襍坐長幼爭席如之何其無別無序也向所云云非謂行揖讓於飢民效旅酬於賑庭非謂簞瓢可以講俎豆冠羸可以步肆夏非謂勉攝齊於鶉結戒流歆於菜色也槩以禮者防於未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彼飢民者顏色腫噲衣裳襤褸右手執瓢左手挈橐非人非鬼傴僂就庭縱爲非法孰能禁之頃於晉州之行歷

入貴縣適值賑日千百飢口全集門下而衙門內閉無一闖者立馬良久無路相通衆男衆女扶老携幼或叩關大呼或言語噂喑畧無顧忌觀其貌則莫非顛連奄奄之形察其意則皆有怙縱堂堂之勢俄有小校來諭衆民自曉煮粥鼎大米多苦遲爛熟姑俟須臾卽當招入云爾衆怒齊起羣毆小校裂破衣笠掠髮擢鬚無所不至忽有一人自搏其鼻出衄塗面張聲殺人衆口同唱吏打飢民彼雖情急就賑要趣開門其所尋鬧亦極驚心少焉迎客門遂以闢飢民襍還一擁入庭因以設餉羣囂自息伊日光景旣在門外足下之所未聞覩也彼此寒暄之外足下先敘俄刻閉門之由曰民之所居各有遠近其所來赴亦有後先先至者圍竈附火烹粥未半衆瓢徑攪全鼎致壞不得不閉門止民以待齊集非敢拒客也遂主客一笑而不提所見者非但語涉張皇座有監賑營裨不必煩聞生面且念今日饑民譬如舊病之兒逞其嬌癡爲厥父母者區區善誘順適其意而已寧能輒加呵叱如平日乎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故與其法勝不如禮屈何則法之所須刑威從後禮之爲用恥惡在先民有侮威而蔑刑則是我能勝於畏法者而反輸於不畏者也而况藉飢而爲強乎常情所羞莫如貧餓斯須之廉在於豆羹是我因其固有之性而爲之

別嫌疑列次序辨名分秩然不可以相踰也而况黽勉
庚癸之呼而非其本情者乎故畏之不若恥之勝之不
若屈之免而無恥者勝之謂也有恥且格者屈之謂也
今嶺南全道不幸值歲極無舉設大賑爲守令者竭力
辦穀殫誠抄飢孰敢不仰體朝廷若保之盛念思所以
對揚憂勤之萬一也哉又况陟罰臧否係此一舉則畏
慎儆勵之有餘而未免要譽之歸慰藉响嚅之太過而
反致竭恩之歎公私之間不思日後之難繼功罪之外
多務目前之彌縫其所措穀物非不多也其所濟人衆
非不大也凡百賑政無不善之邑也但恐撤賑之後苟
延之餘喘將以何術而濟之倖恩之媮俗將以何法而
勝之乎故吾所謂禮者非欲捨常賑之式而別有他法
也但於愍恤之中務存大體饋饗之前先養其恥必令
男女分席長幼異坐士族置前庶賸居下各尋其位不
相亂次則設粥之時男左而女右不期整而自整矣老
先而少後不期讓而自讓矣分穀之際置前者先受而
不妬居下者待次而不爭矣此吾所謂夫禮而可繼之
道也

答巡使論賑政書

似陸宣公

示事奉悉大凡調卹之政其大經大法莫如公賑而公
穀之分爲私賑近例也然公私名實之間俱有大惶恐
大難便者存焉抄飢雖約而每致虛張之疑求芻徒勤

而反涉濫觴之嫌所以飢口之多減而捐瘠莫恤斛縮之罔勘而穀品難精此公賑之合有商量者也名爲私賑而實藉公穀則疑慮更深管束尤苛蓋緣名實無謂公私有間故耳此私賑之未可遽議者也所謂自備救急尤爲不誠如非貫馬雇牛馱致庄穀將於何處自備許多乎前之立本取剩者多爲有司所覺繡廉道按旁午先及孰敢犯之至若願納之還給勸分之嚴防舊令新甲昭布森羅外此數條辦穀無路其勢則然也只有捐廩一事最爲無弊何則官需名正而本出茲土以茲土出自賑我民乃吾職也然此亦有未佳於心者跡涉干名資實難敷今之守土者遽戚之病都萃一身頃於列邑輪書之詢莫適所定姑以隨衆爲報者此也區區

所以仰成於節下而亦未敢自保其大信者何也尤甚分等之轉置其次晚移俵災之勒勘其半已驗於目下矣然而前頭接濟之尤甚施行飢口賑資之從優劃付賜書丁寧奉若金石而亦豈無默揣于中者乎已自季夏旬間潛措極備之策不欲煩營門之費心分排此其本所意也猶然久而徘徊未能確有定規者正以飢口多寡姑難預料正租販易尙未就緒耳大抵荒政之難莫難於抄口是豈吏校面綱家至戶閱而得其情實哉襁褓嬰孩不眠則啼非有言語足以達其辭也非有志意足以通其願也聞其聲而知其乳惟其慈母者爲然

摸其胷而止其啼是有必哺者存焉故溫摩柔按所以體之也潛候默聆所以時之也是豈隣舍行路所能及哉今與營門約抄其飢口不須問也名爲公穀不須與也逐旬例報不須責也監賑營裨不須遣也使家巡歷不須臨也海西小米不須分也忘此四千戶衆男衆女子嫗煦之一老守則庶可自策其駑鈍上不負分憂之至意下不孤待哺之衆情苟賑事罔効常式有違則想應莫逃於明鑑之下亦安敢私恃其舊誼夙情而有所自恕也哉果以私賑爲定後錄胎紙并爲入鑑如何

答巡使論咸陽張水元疑獄書

咸陽張水元致死韓女烏籠而初檢及覆檢俱以自溺爲實因者反覆文案參究情實則烏籠之爲水元所威逼非至一再而身是未筭依止狹室慚憤雖切無地可洩情窮勢蹙無處可往則惟彼清冷之淵乃其潔身之所雖非水元交手推納致令守紅之女抱此懷沙之冤者非渠而誰究厥情狀焉追償命而前後所供屢變其說此不過狡頑之性欲掩其強暴之跡然非欲奸鴈則狹室之處女胡爲猝曳乎非渠猝曳則烏籠之頭髮緣何見擢乎事非至憤則見擢之髮胡爲留置乎留此一撮之髮泣托穉弟一以爲當日不污之驗一以爲死後雪冤之資所謂獵蝨收績之誘傳鋤失禮之闕無甚關緊於是獄則水元強暴之賊惟此髮也烏籠死拒之跡

惟此髮也身雖百爛此髮尚存則一髮之微可斷全獄然而議讞之地執跡而論孽由已作律止威逼以此論勘豈足以小洩死者之幽鬱乎叅情較跡威逼之律終涉太輕從重論施以奸未成之律恐似得宜

答任生亨五論原道書

多自得之旨

向者吾子與盧生論原道之篇而不得其說來吾問其所以原於道者將以答彼也吾亦實無以對子諺所謂兩牝一廐不幾近乎俾出童殺乎吾裴回數日纔得孟子一語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遂爲之衍繹其說設爲問答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吾嘗試問之子之來也整冠飭衣束帶綦屨而後出門也此一物不具固將不出門也子之就夫路也必將捨偏側避險阻循乎衆人之所共由也夫若是者所謂不難知也然而有人焉披荆棘穿阡陌冒其冠而決其屨顛倒喘汗子將謂何若人矣子將應之曰是必失路人也吾且問之同是行也或就其正路或尋其傍歧者何也子將應之曰是必好徑而欲速者也是必行險而僥倖者也不然則是必誤聽人指導者也曰否此非在路而遂迷也其出門之前已有私意者先之也吾且問之路信如彼其中正也如彼其當行也非子之信步安行惡能自知夫然則知所當行謂將在路乎謂將在足乎子將應之曰真知在心實踐在足然則子之爲足也我知之矣必將迭舉互

踏以爲步也一移一住以爲行也吾不識也踏處有確
舉處無憑移時雖進住時不行是子之兩足將有一妄
惡在其真知而實踐也吾且不識也子之來也先左足
乎先右足乎子將仰而思俯而不答蓋忘於足也忘之
非爲妄也不勉非違道也有人焉急求諸已曰馬牛之
起櫪也圖蹄先前耦武先後人之利用右便於左夫然
則安在其男左而女右也亦安事乎吉凶之異尙哉雞
雛脫殼警鳶則隱小兒啼飢惴虎則止吾不識也凡若
是者得之性乎得之形乎故如使吾子行思置足步步
安排則終日而不能數里矣故良知也良能也似乎自
然最爲近之然或篤焉或畧焉或通焉或塞焉非所以
原於道者也然則道將惡乎在在於公公惡乎在在於
空空惡乎在在於行行惡乎在在於至至惡乎在在於
止止惡乎在在乎平平惡乎在在於正正惡乎在在於
中中惡乎在在於道蓋一原也故孔子一以貫之曰吾
道也子思復述其所以然曰可離非道也然則道可見
乎曰非氣則無以見理故配義與道而養之爲浩然合
仁於人而言之則道也天人之一原而道氣之不離也
如此文王之望道未見身之也張子之晚逃佛老反之
也反以求之當過於身矣故非中則莫可以準正非正
則莫可以定平非平則莫可以安止止而後見其至也
至而後見其行也行而後見其空也空而後見其公也

使天而不空雷風安所響而日月安所照乎使天而不公雨露有所擇而品物有所憾矣所謂不直則道不見者是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者氣也上下四方也時乘者理也無時不乘也故無因無必無適無莫天何有哉一團理氣而已光御而不顯其天德乎生成而不我其天道乎故天道無他示而已矣地道無異視而已矣人道無貳辨而已矣然而示視之間有命存焉譬則呼吸爲息而脈絡相連此性之所以承天接地而實舍其活蓋純一不雜之品而好生樂從之理也纔得是命則其迂續之敏疾如春之於冬也如寤之於寐也如雲之勃而雨之霈也如渠之疏而水之至也此其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辨其明德至善乃其率性之道則復推其所原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命者降衷也降衷者由中也由中者無僞也以無僞之身受由中之命頂天立地公行斯道一舉足而忘空忘空者樂天也一著脚而復實復實者信地也樂天者形而上者也信地者形而下者也仁義禮智本乎天者也孝悌忠敬本乎地者也故至誠而能化者親下者也格物而至致者親上者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吾道之徹上徹下也崇虛無而遺形骸異端之索隱行恠者也由是觀之無聲無臭者天之所以自樂也有物有則者地之所以自信也踐形者知命也達道者自得也難罔者鬼

神也窮道之自反也此句疑有誤塗聽而途說者斯道之自棄者也

序

李子厚賀子詩軸序

典厚

韓山李子厚行年四十六始得男子子眉脩而目深鼻高而額豐嶷然世家兒也親戚故舊之賀子厚者競作詩而識喜子厚聯爲長軸屬余文以弁之噫子厚之方未有子也朋儕之與子厚厚者莫不爲子厚憂焉余獨言子厚必有子吾雖未嘗從子厚遊然吾知子厚有德者也人之所以憂子厚者見其年未及衰而髮禿齒頹僂然一老翁此似亦岌岌乎嗣胤也然子厚爲人重厚木訥悃悞無華其中必誠實而無僞者夫德之凶莫如不誠不誠則無物故秋之不實曰凶惟德能遠其世故曰邁種德是也譬諸草木旣實矣宜可以種種者生生之道也故稱仁焉仁者不息之道也故稱子焉推一果核而衆理之實可驗矣及子厚有子而余之僑居與子厚對巷日從隣里遊於子厚而子厚兒生且閱歲習趨拜能指長者辨誰某倩笑嬌瞬日益媚好向之爲子厚憂者莫不信余言而徵其理余曰是不難知也夫君子之惡夫華何也華大者未必有其實牡丹芍藥是也木瓜之花不及木蓮齒蓄之實不如棗栗至若瓠蘆之有花也尤微且陋不能列羣芳而媚三春然其引蔓也遠

而長其一顆之碩足以供八口其一窩之犀足以蔭百畝剗以爲器則可以盛數斗之粟其於華若實顧何如也噫子厚勉之哉子厚之穠纖綺麗不足媚當世而播衆譽然其蘊於中者完厚敦樸則可驗其實之有種其種之也旣厚則其生也宜遲而其托根也宜固吾奚獨於子厚之子而徵之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推是類也可徵其不匱於永世矣吾乃書此而爲子厚俟之

會友錄序

豪潔似太史公

遊乎三韓三十六都之地東臨滄海與天無極而名山巨嶽根盤其中野鮮百里之闢邑無千室之聚其爲地也亦已狹矣非古之所謂楊墨老佛而議論之家四焉

非古之所謂士農工商而名分之家四焉是惟所賢者不同耳議論之互激而異於秦越是惟所處者有差耳名分之較畫而嚴於華夷嫌於形跡則相聞而不相知拘於等威則相交而不敢友其里閭同也族類同也言語衣冠其與我異者幾希矣旣不相知相與爲婚姻乎不敢友焉相與爲謀道乎是數家者漠然數百年之間秦越華夷焉比屋連墻而居矣其俗又何其隘也洪君德保嘗一朝蹕一騎從使者而至中國彷徨乎街市之間屏營於側陋之中乃得杭州之游士三人焉於是間步旅邸歡然如舊極論天人性命之源朱陸道術之辨進退消長之機出處榮辱之分攷據證定靡不契合而

其相與規告箴導之言皆出於至誠惻怛始許以知己
終結爲兄弟其相慕悅也如嗜欲其相無負也若詛盟
其義有足以感泣人者嗟乎吾東之去吳幾萬里矣洪
君之於三士也不可以復見矣然而向也居其國則同
其里開而不相知今也交之於萬里之遠向也居其國
則同其族類而不相交今也友之於不可復見之人向
也居其國則言語衣冠之與同而不相友也迺今猝然
相許於殊音異服之俗者何也洪君愀然爲間曰吾非
敢謂域中之無其人而不可與相友也誠局於地而拘
於俗不能無鬱然於心矣吾豈不知中國之非古之諸
夏也其人之非先王之法服也雖然其所處之地豈
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履之士乎其所亦之
士豈非齊魯燕趙吳楚閩蜀博見遠遊之士乎其所
讀之書豈非三代以來四海萬國極博之載籍乎制度
雖變而道義不殊則所謂非古之諸夏者亦豈無爲之
民而不爲之臣者乎然則彼三人者之視吾亦豈無華
夷之別而形跡等威之嫌乎然而破去繁文滌除苛節
披情露真吐瀝肝膽其規模之廣大夫豈規規齷齪於
聲名勢利之塗者乎迺出其所與三士譚者彙爲三卷
以示余曰子其序之余旣讀畢而歎曰達矣哉洪君之
爲友也吾乃今得友之道矣觀其所友觀其所爲友亦
觀其所不友吾之所以友也

楚亭集序

雜引死句來都活潑潑何等氣力

爲文章如之何論者曰必法古世遂有儼摹倣像而不之恥者是王莽之周官足以制禮樂陽貨之貌類可爲萬世師耳法古寧可爲也然則剏新可乎世遂有恠誕淫僻而不知懼者是三丈之木賢於關石而延年之聲可登清廟矣剏新寧可爲也夫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吾將奈何無其已乎噫法古者病泥跡剏新者患不經苟能法古而知變剏新而能典今之文猶古之文也古之人有善讀書者公明宣是已古之人有善爲文者淮陰侯是已何者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問之對曰宣見夫子之居庭見夫子之應賓客見夫子之居朝廷也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處夫子之門乎背水置陣不見於法諸將之不服固也乃淮陰侯則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乎故不學以爲善學魯男子之獨居也增竈述於滅竈虞升卿之知變也由是觀之天地雖久不斷生生日月雖久光輝日新載籍雖博旨意各殊故飛潛走躍或未著名山川草木必有秘靈朽壤蒸芝腐草化螢禮有訟樂有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者前聖志也舜禹復起不易吾言者後賢述也禹稷顏回其揆一也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朴氏子齊雲年二十三能文章號曰楚亭從余

學有年矣其爲文慕先秦兩漢之作而不泥於跡然陳
言之務祛則或失于無稽立論之過高則或近乎不經
此有明諸家於法古荆新互相訾訾而俱不得其正同
之并墮于季世之瑣屑無裨乎翼道而徒歸于病俗而
傷化也吾是之懼焉與其荆新而巧也無寧法古而陋
也今讀其楚亭集而并論公明宣魯男子之篤學以見
夫淮陰虞詡之出奇無不學古之法而善變者也夜與
楚亭言如此遂書其卷首而勉之

朴齋雲後改名齊家

送徐元德出宰殷山序

典厚似昌黎

古者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近密之臣非情迹不安於朝
及特旨譴補者莫肯以吏職自縻恥言才請矜飾名節
蓋其標望高峻自處絕異故名益重則官益清官益清
則其所取也益廉間有家貧親老則例得乞郡而其雄
府大邑雖據府庫之實擅魚鹽之利既不敢絲髮自贖
墮損名節則固無所事乎繁華膏腴之地必擇山水勝
區有登臨之樂閑僻之趣然後乃肯暫出休息露鷄石
蜂足以取養舞妓歌兒可以自娛日出游燕漫不省事
而動以威重不屑去就故觀察使洞洞畏忌文報牒請
無不曲施盼盼然常若繡衣監臨謹飭自修而武倅蔭
宰視效仰成民懷其簡吏憚其廉課功考績常最諸郡
非獨威望特絕聲張勢使而然也其廉操簡政文理自
優不煩施措著效實然近世名宦旣壞則士大夫日益

情肆無所愛惜廉防名論日隨以頽其所自處無異流
品則莫不以田宅產業為事既留心家計則腴邑一出
萬日雖盱請托旁午非勢勁力捷乃不一得其得之也
固難故早夜乾沒於簿書期會之間昔之所以矜節威
重者痛自抑損類為練熟非但方伯連帥輒以軍務吏
事動相督過雖鎮司防營皆得以上官彈壓則聽號承
令之不暇顧何能登臨遊讌之足娛哉嗚呼內輕外重
而士大夫始言才諳則近密之臣固無休息之所矣友
人徐君元德以弘文館校理出宰殷山於其行也固索
余言余固勉之以自重無屈於上官夫外內重輕之辨
亦有待乎物者也君子處之何輕重之辨而今昔之異
哉故曰君子不以昭昭信節冥冥隲行所謂自重非為
其地望威重所謂不屈非為其傲慢不恭廉簡清慎則
民安而吏畏不屑去就則上官不責以難強之事於是
乎世之重外者非因貨利膏澤而重也將自徐君而為
清官望職則殷山固將率先他邑而屹然為四方之望
也夫如是則吾於外邑之重亦復何憾焉

贈白永叔入麒麟峽序 悲壯

永叔將家子其先有以忠死國者至今士大夫悲之永
叔工篆隸嫻掌故年少善騎射中武舉雖爵祿拘於時
命其忠君死國之志有足以繼其祖烈而不媿其士大
夫也嗟呼永叔胡為乎盡室穢貊之鄉永叔嘗為我相

燕巖集卷之二
居於金川之燕巖峽山深路阻終日行不逢一人相與
立馬於蘆葦之中以鞭區其高阜曰彼可籬而桑也火
葦而田歲可粟千石試敲鐵因風縱火雉格格驚飛小
麀逸於前奮臂追之隔溪而還仍相視而笑曰人生不
百年安能鬱鬱木石居食粟雉兔者爲哉今永叔將居
麒麟也負犢而入長而耕之食無鹽豉沉榼黎而爲醬
其險阻僻遠於燕巖豈可比而同之哉顧余徊徨歧路
間未能決去就况敢止永叔之去乎吾壯其志而不悲
其窮

自笑集序

俯仰感慨欲得活動

嗟呼禮失而求諸野其信矣乎今天下薙髮左衽則不
識漢官之威儀者已百有餘年矣獨於演戲之場像其
烏帽團領玉帶象笏以爲戲笑嗟呼中原之遺老盡矣
其有不掩面而不忍視之者歟亦有樂觀諸此而想像
其遺制也歟歲价之入燕也與吳人語吳人曰吾鄉有
剃頭店榜之曰盛世樂事因相視大噱已而潸然欲涕
云吾聞而悲之曰習久則成性俗之習矣其可變乎哉
東方婦人之服頗與此事相類舊制有帶而皆闊袂長
裙及勝國末多尚元公主宮中髻服皆蒙古胡制于時
士大夫爭慕宮樣遂以成風至今三四百載不變其制
衫纔覆肩袖窄如纏妖佻狷披足爲寒心而列邑妓服
反存雅制束釵爲髻圓衫有純今觀其廣袖容與長紳

委蛇褒然可喜今雖有知禮之家欲變其妖佻之習以復其舊制而俗習久矣廣袖長紳爲其似妓服也則其有不決裂而罵其夫子者耶李君弘載自其弱冠學於不佞及旣長肄漢譯乃其家世舌官余不復勉其文學弘載旣肆其業冠帶仕本院余亦意謂弘載前所讀書頗聰明能知文章之道今幾盡忘之乾沒可歎一日弘載稱其所自爲者而題之曰自笑集以示余論辨若序記書說百餘篇皆宏博辯肆勒成一家余初訝之曰棄其本業而從事乎無用何哉弘載謝曰是乃本業而果有用也蓋其事大交隣之際莫善乎辭令莫嫺乎掌故故本院之士其日夜所肄者皆古文辭而命題試才皆取乎此余於是改容而嘆曰士大夫生而幼能讀書長而學功令習爲駢儷藻繪之文旣得之也則爲弁髦筌蹄其未得之也則白頭碌碌豈復知有所謂古文辭哉鞮象之業士大夫之所鄙夷也吾恐千載之間反以著書立言之實視爲胥役之末技則其不爲戲場之烏帽邑妓之長裙者幾希矣吾故爲是之懼焉特書此集而序之曰嗟乎禮失而求諸野欲觀中原之遺制當於戲子而求之矣欲求女服之古雅當於邑妓而觀之矣欲知文章之盛則吾實慚於鞮象之賤士

海印寺唱酬詩序

悠永

慶尚道觀察使兼巡察使李公泰永士昂行部路入伽

椰宿海印寺善山府使李采季良居昌縣令金錄孟剛
暨趾源迓候會寺下皆公之里閤舊要以次叅見公各
詢當邑年成民之疾苦然後起更衣因剪燭命酒寬假
禮數歡然道舊殊不見其高牙大纛擁七十二州以自
尊大而在列者亦不自覺其身在大嶺千里之外恍然
若履屐徵逐於平溪盤池之間甚盛事也明日公拈韻
各賦二律命趾源序之趾源復于公曰昔曹南溟之還
山也歷訪成大谷于報恩時成東洲以邑倅在座與南
溟初面也南溟戲之曰兄可謂耐久官也東洲指大谷
笑謝曰正爲此老所挽雖然今年八月十五日當待月
海印寺兄能至否南溟曰諾至期南溟騎牛赴約道大

雨僅渡前溪入寺門東洲已在樓上方脫簑噫南溟處
士也東洲時已去官而盡夜相語不離於生民休戚寺
僧至今相傳爲山中故事趾源歲迎輜軒入此寺已三
更使亦可謂耐久官矣非有候月邂逅之約而不敢避
甚風疾雨每入寺門不期而會者常七八邑梵宇如傳
舍緇徒如館妓臨場責詩如催博進供張如雲簫鼓咽
轟雖楓菊交映流峙競奇亦何補於生民之休戚哉每
一登樓未嘗不愀然遐想于昔賢之雨簑也並錄此以
備山寺掌故乙卯九月某日安義縣監朴趾源仲美序

題辭

幻戲記題辭

通達之論

朝日過光被四表牌樓樓下萬人簇圍市笑動地驀然見鬪死橫道者蔽扇促步而過從者後俄而追呼有怪事可觀余遙問謂何從者曰有人偷桃天上爲守者所擊塌然落地余叱爲恠駭不顧而去明日又行其地蓋天下奇技淫巧雜劇皆趁千秋節待詔熱河日就牌樓演較百戲始知昨日從者所見乃幻術之一也蓋自上世有此能役使小鬼眩人之目故謂之幻也夏之時劉累擾龍以豢孔甲周穆王時有偃師者墨翟君子也能飛木鳶後世如左慈費長房之徒皆挾此術以遊戲人間而燕齊迺恠之士談神仙以誑惑世主者皆幻術當時未之能覺意者其術出自西域故鳩羅摩什佛圖澄達摩尤其善幻者歟或曰售此術以資生自在於王法之外而不見誅絕何也余曰所以見中土之大也能恢恢焉並育故不爲治道之病若天子孳孳然與此等較三尺窮追深究則乃反隱約於幽僻罕覩之地時出而銜耀之其爲天下患大矣故日令人以戲觀之雖婦人孺子知其爲幻術而無足以驚心駭目此王者所以御世之術也哉遂記其所觀諸幻共二十則將以示吾東之未見此戲者

燕巖集卷之二

燕巖集卷之三

花開金澤榮于霖校編

潘南朴趾源仲美著

慶州金教獻伯猷

叅訂

光山金應洙士應

記

貂裘記

典雅

宣文王歸自瀋質慨然有復讎之志盖未嘗一日而忘
在瀋也是時明亡十餘年矣清既得志於天下臣妾萬
邦而天下之士大夫皆已薙髮左衽立其朝而事其君
者亦既有之則天下不復有明室矣然而獨王之志
未嘗不存明室也王既承大統首聘尤菴宋先生待

之以賓師之禮謀所以復大明之讎雪先王之恥蓋將學焉而後臣之也先生朝夕告王以誠意正心之學王既樂聞其言而巖穴之士皆出而列於王朝矣一日先生直禁中世子跪授王手書先生之侍于朝王屏左右出貂裘以賜曰燕薊早寒可以禦風雪於是先生遂許王以驅馳蓋將生聚十年然後奮大義於天下雖君臣同死行間不怨也既而王薨巖穴之士稍稍自引而去先生既退居葩谷而每獨入深山拊膺呼天未嘗不泣貂裘也賊臣多陰害之者爲飛語以風清清人盛兵臨界上先生內既數紕於賊臣而外爲清人所持然與學者必講春秋之義以明先王之志其矢志於先王者多怨先生數置之死先生流離海上痛大義之未伸也宗國之將危也每追念先王未嘗不抱裘而泣也罪人皆伏其辜先生既還而先王之遺老已無在者則不復言復雪之事而漠然四十年之間皮幣之使歲走燕薊之郊矣及禮議起賊臣復執國命以爲先生不滿於先王貶宗而降服卒置之死國中遂諱言貂裘事矣門人以先生遺命立祠葩谷祀明顯皇帝及烈皇帝明陵時築壇苑中并祀二帝存葩谷之祀以識先生之義也今上三十二年以先生從祀孔子而先生之子孫奉其遺像及貂裘進於上上作贊而賜之三月十九日烈皇帝殉社之日也

崇禎紀元後爲三甲申 上率羣臣親祀大報壇於是里中之父老至宋氏城西之寓舍拜先生之像出貂裘陳之於中堂相與歎息流涕咸屬某記曰曲阜之後世寶其遺履鼎湖之羣臣泣其墜弓則况是裘也 先王之賜而先生所受歟况乎其是年而是日歟某不敢辭乃拜首稽首係之以詩曰

維我 先王亦惟有君大明天子我君之君 先王有臣時烈英甫忠于天子如忠其主 先王有仇維彼建州豈獨我私大邦之讎 王欲報之大老與謀 王曰

懋哉賜汝貂裘秋毫啣霜紫塞騰光大功未集 王遽陟方大老其寒抱裘而泣其淚滿地化而爲碧匪裘不溫未服是矣 先王之命命繫是矣今夕何辰甲其三

申昉之遺民 先王聖人

王考手書翰林薦記

嗚呼此吾王考主薦翰林時手書二人名也其二人爲誰領議政申公晚吏曹判書尹公汲也 本朝立國旣久士大夫專尙門閥其門閥清宦惟翰林與吏曹佐郎爲尤重吏郎自三品以下皆得主其通塞亦自薦其代然其名位猶不離郎署而翰林故事回薦到門館隸以故事白在座回避則雖大官自非宿趼例避席謝去膺選者其地望才學無一毫疵摘然後乃爲完薦其完薦之日焚香誓祝曰薦非其人殃及子孫所以重史事也

故官雖卑而無所統屬視吏郎名尤華顯古有戒僕益馬豆晒穀自揮雀而遂被瑣屑之謗終身枳清選者夫益馬揮雀何與於賢不肖而不幾傷於太薄乎然而士大夫處家猶恥其自親庶事則其居官任職所以望其養廉節重名論者顧何如哉由是觀之責其細節非幾於太薄乃其所以厚養士大夫也故其地望才學足膺是選則雖十年不調猶自貯望不以超遷爲榮由是而當塗者惡其名論在下遂一切破壞其故事而翰薦爲召試吏郎歸庶僚由是而沛然日趨於貴富利達之塗一資半級猶恐或後三百年所以厚養士大夫者幾乎盡矣嗚呼起居時政日曆之重焉而焚香祝誓之辭不可以復見則誰復知此書之爲翰林故事也哉二公者猶以士大夫進退榮辱爲已任而筆札俱絕當時爲搢紳楷範云

澹然亭記

莊旨

今判敦寧府事李公治小亭于居第之西而鑿池亭下穿墻引泉而注之墻之南有石壁長丈餘有松老于壁之罅蟠其幹而偃其柯蔭滿一庭公日與賓客逍遙亭中琴棋自適蕭閑夷曠殆若忘物我而齊得失於是乎名其亭曰澹然屬趾源爲文而記之趾源復於公曰潢溝瀦澤之間有食魚之鳥其名曰淘河唼淤泥而蒐蘋苻惟魚之是求羽毛趾吻蒙穢濁而不恥遑遑焉若有

遺失而索之者然竟日而不得一魚有青莊者立於清冷之淵怡然斂翼不移其處其容若惰其色若忘靜如聽歌止如守戶遊魚至前俛而啄之故青莊逸而常飽淘河勞而恒饑古之人以此喻世之求富貴名利者而號青莊爲信天翁噫世間萬事莫不有命存焉則亦奚特徵信於一禽之待魚哉然而有愚人焉俟命于巖墻之間而視天夢夢望其雨粟有躁人而今日行一善事而責命于天明日出一善言而取必於物則天將不勝其勞擾而爲善者固亦將倦然退沮矣天固冲漠无朕任其自然四時奉之而不失其序萬物受之而不違其分而已天何嘗有意於立信而屑屑然逐物而較絜也哉世之論享有全福者必先推公然殊不知所以致之者亦有其道公之職乃宗正也世適相承自其有生之初卽貴而富其處世也以无求之心居不爭之地位躋崇秩而人不已嫉恩渥日隆而物莫與競固無事乎徵逐勢利夸衒名能惟其恬慎自持息慮忘情不離斯亭而凡人之日夜營營乃不一得者公則不勞而自至亭之所以名澹然者非特公之自號也世亦以此推之不然其然乎

素玩亭記

妙

完山李洛瑞扁其貯書之室曰素玩而請記於余余詰之曰夫魚游水中目不見水者何也所見者皆水則猶

燕巖集卷之三
無水也今洛瑞之書盈棟而充架前後左右無非書也
猶魚之遊水雖效專於董生助記於張君借誦於東方
將無以自得矣其可乎洛瑞驚曰然則將奈何余曰子
未見夫索物者乎瞻前則失後顧左則遺右何則坐在
室中身與物相掩眼與空相逼故爾莫若身處室外穴
牖而窺之一日之專盡舉室中之物矣洛瑞謝曰是夫
子挈我以約也余又曰子既已知約之道矣又吾教子
以不以目視之以心照之可乎夫日者太陽也衣被四
海化育萬物濕照之而成燥闇受之而生明然而不能
藝木而鎔金者何也光遍而精散故爾若夫收萬里之
遍照聚片隙之容光承玻黎之圓珠規精光以如豆初
亭亭毒而晶晶倏騰焰而熊熊者何也光專而不散精聚
而爲一故爾洛瑞謝曰是夫子警我以悟也余又曰夫
散在天地之間者皆此書之精則固非逼礙之觀而所
可求之於一室之中也故包犧氏之觀文也曰仰而觀
乎天俯而察乎地孔子大其觀文而繫之曰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夫玩者豈目視而審之哉口以味之則得
其旨矣耳而聽之則得其音矣心以會之則得其精矣
今子穴牖而專之於目承珠而悟之於心矣雖然室牖
非虛則不能受明晶珠非虛則不能聚精夫明志之道
固在於虛而受物澹而無私此其所以素玩也歟洛瑞
曰吾將付諸壁子其書之遂爲之書

晚休堂記

余昔與故大夫金公述夫氏雪天對爐燒肉作煖會俗號鐵笠圍室中燠烘葷臊襲人公先起相携退就北軒下搖扇曰猶有清涼地可謂去神仙不遠俄見羣隸供役立廡下寒甚頓足而子弟羣鬪濺羹爛手喧戲不止公大笑曰熱處早退立見其效而雪中頓足者未沾一瀝是可念也余亦以少年濺羹諷公因極論古今人進退榮辱公愀然曰知足於富貴之餘思休於遲暮之境則亦已晚矣何樂之有蓋公未必能勇決於早退而其爲此言亦有所感於中也及余西遊松京與梁氏子廷孟相厚善嘗遊其大人鶴洞別墅花樹整列庭宇汎治而名其堂曰晚休梁翁休休然有古長者風日與里中諸老射奕爲事琴酒自娛蓋能蚤息於聲名利勢之塗而久享於衰晚之際也豈非真得晚休之樂者哉嘗請余文爲之記噫金公嘗尹茲都有去思爲道其圍爐故事以賀翁晚休之樂且書此以警夫世之羣鬪爛手者

獨樂齋記

七

以天下樂之有餘而獨樂於已不足昔者堯遊於康衢熙熙然可謂樂以天下矣及辭封人之祝則憂苦悲悴惻然有不終夕之歎嗟呼封人之祝可謂備人生之大願極天下之至樂夫豈堯以撝謙飾讓而爲悅哉誠有所病於已而獨專之爲難也今有一妄男子囂囂然號

於衆曰我能獨樂人孰肯信之而猶然名其齋曰獨樂者尤豈非愚且惑歟噫人情孰不欲欣欣然樂於心而終身哉然而自天子之尊四海之富常求其一日之樂所以稱於心而足乎已者幾希而况匹夫之貧賤有不勝其憂者乎此無他好惡係於外物得失交乎中情心營營而有求恒汲汲而不足又奚暇志于樂哉故自得於中而無待於外然後始可與言樂矣非剽襲而可得豈強勉而致然舍元氣之氤氳體剛健之不息無愧怍於俯仰雖獨立而不懼知其理之必當良獨由乎至誠父不可以與其子子不可以得之於父堯以之而治天下舜以之而事其親禹以之而平水土比干以之而事其君屈原以之而憫其俗長沮桀溺耦耕於野而劉伶阮籍之徒終身飲酒雖所性之不同亦至樂之所寓爾夫是數君子者苟一毫之不慊若四體之罷役堯不待耄期而倦於勤矣舜懈於鼓琴而禹瘁於乘權矣比干不必剖而屈原不必沉矣長沮桀溺不安於耕田而凡天下之利害榮辱皆得以動其心而撓吾之素行矣故得行其所性而能專於已則飲酒者猶然終身而况疏其牖而靜其几蚤夜讀書而匪懈者乎崔氏子鎮謙作堂於霞溪之上與同志之士數人讀書於此堂之中而以獨樂名所以志于古人之道也吾大其志而爲之記如此欲以益其專而衆其獨此吾所以廣其樂于天下

也

以存堂記

借禪說禮文極圓活

進士張仲舉魁傑人也身長八尺餘落落有氣岸不拘小節性嗜酒自豪乘醉多口語失以故鄉里厭苦之目之以狂生謗議溢於朋曹間有欲以危法中之者仲舉亦自悔焉曰我其不容於世乎思所以避謗遠害之道掃一室閉戶下簾而居大書以存而顏其堂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蓋取諸斯也一朝謝其所從飲酒徒曰子姑去吾將以存吾身余聞而大笑曰仲舉存身之術止此則難乎免矣雖以曾子之篤敬終身所以服而誦之者何如也常若莫保其朝夕至死之日啓示手足始能

自幸其全歸而况於衆人乎一室之推而州里可知也州里之推而四海可知也夫四海如彼其大也自衆人而處之殆無容足之地一日之中自驗其視聽言動罔非僥生而倖免爾今仲舉懼物之害已也蟄于密室欲以自存而不知自害者存乎其身則雖息跡閉影自同拘繫適足以滋人惑而集衆怒也其於存身之術不亦疎乎嗟呼古之人憂忌畏讒者何限類藏於田野藏於巖穴藏於漁釣藏於屠販而巧於隱者多藏於酒如劉伯倫之倫可謂巧矣然至荷鍤而自隨則亦可謂拙於圖存矣何則彼田野巖穴漁釣屠販皆待外而藏者也至於酒昏冥沉酣自迷其性命遺形骸而罔覺顛溝壑

燕巖集卷之三
而不郵又何有乎烏鳶螻蟻也哉是飲酒欲其存身而荷鍤適以累之也今仲舉之過在酒而猶不能忘其身思所以存之則謝客而深居深居不足以自存則又妄自標其號而昭揭之是何異乎伯倫之荷鍤也哉仲舉竦然爲間曰如子之言也提吾八尺之軀將安所投乎余復之曰吾能納子之軀於耳孔目竅而雖天地之大四海之廣將無以加其寬博子其願藏於此乎夫人物之交事理之會有道存焉其名曰禮子能克子之身如摧大敵節文於斯儀則於斯非其倫也不留於耳身之藏也恢恢乎有餘地矣曰之於身亦然非其倫也不接於目身不碍乎睚眦矣至於口也亦然非其倫也不設於口身不入乎齟齬矣心之於耳目有大焉非其倫也不動於中則吾身之全體大用固不離乎方寸之間而將無往而不存矣仲舉揚手曰是子欲使我藏身於身以不存存也敢不書諸壁以存省焉

夜出古北口記

結有風捲雲飛之勢

自燕京至熱河也道昌平則西北出居庸關道密雲則東北出古北口自古北口循長城東至山海關七百里西至居庸關二百八十里中居庸山海而爲長城險要之地莫如古北口蒙古之出入常爲其咽喉則設重關以制其阨塞焉羅壁識遺曰燕北百里外有居庸關關東二百里外有虎北口虎北口卽古北口也自唐始名

古北口中原人語長城外皆稱口外口外皆唐時奚王牙帳按金史國言稱留斡嶺乃古北口也蓋環長城稱口者以百計緣山爲城而其絕壑深澗哇呀坎陷水所衝穿則不能城而設亭鄣皇明洪武時立守禦千戶所關五重余循霧靈山舟渡廣礪河夜出古北口時夜已三更出重關立馬長城下測其高可十餘丈出筆硯噴酒磨墨撫城而題之曰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八月七日夜三更朝鮮朴趾源過此乃大笑曰乃吾書生爾頭白一得出長城外耶昔蒙將軍自言吾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今視其塹山填谷信矣哉噫此古百戰之地也後唐莊宗之取劉守光也

別將劉光濬克古北口契丹太宗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女真滅遼希尹大破遼兵卽此地也其取燕京也蒲覓敗宋兵卽此地也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兵於此撒敦追上都兵於此禿堅帖木兒之入也元太子出奔此關趨興松明嘉靖時俺答犯京師其出入皆由此關其城下乃飛騰戰伐之場而今四海不用兵矣猶見其四山圍合萬壑陰森時月上弦矣垂嶺欲墜其光淬削如刀發礪少焉月益下嶺猶露雙尖忽變火赤如雨炬出山北斗半插關中而虫聲四起長風肅然林谷俱鳴其獸嶂鬼嘯如列戟摠干而立河瀉兩山間鬪狼如鐵駟金鼓也天外有鶴鳴五六聲清戛如笛聲長嘯或

曰此天鵝也

一夜九渡河記

一敘一論縱橫錯落不可端倪

河出兩山間觸石鬪狠其驚濤駭浪憤瀾怒波哀湍怨瀨犇衝卷倒嘶哮號喊常有摧破長城之勢戰車萬乘戰騎萬隊戰砲萬架戰鼓萬坐未足喻其崩塌潰壓之聲沙上巨石屹然離立河堤柳樹窅冥鴻蒙如水祇河神爭出驕人而左右蛟螭試其掣攫也或曰此古戰場故河鳴然也此非爲其然也河聲在聽之如何爾余家山中門前有大溪每夏月急雨一過溪水暴漲常聞車騎砲鼓之聲遂爲耳崇焉余嘗閉戶而臥比類而聽之深松發籟此聽雅也裂山崩崖此聽奮也羣蛙爭吹此聽驕也萬筑迭響此聽怒也雷霆急雷此聽驚也茶沸文武此聽趣也琴諧宮羽此聽哀也紙窓風鳴此聽疑也皆聽不得其正特胷中所意設而耳爲之聲焉爾今吾夜中一河九渡河出塞外穿長城會榆河潮河黃花鎮川諸水經密雲城下爲白河余昨舟渡白河乃此下流余未入遼時方盛夏行烈陽中而忽有大河當前赤濤山立不見涯涘蓋千里外暴雨也渡水之際人皆仰首視天余意諸人者仰首默禱于天久乃知渡水者視水回駛洶蕩身若逾溯目若沿流輒致眩轉墮溺其仰首者非禱天也乃避水不見爾亦奚暇默祈其須臾之命也哉其危如此而不聞河聲皆曰遼野平廣故水不

怒鳴此非知河也遼河未嘗不鳴特未夜渡爾晝能視水故目專於危方惴惴焉反憂其有目復安有所聽乎今吾夜中渡河目不視危則危專於聽而耳方惴惴焉不勝其憂吾乃今知夫道矣冥心者耳目不爲之累信耳目者視聽彌審而彌爲之病焉今吾控夫足爲馬所踐則載之後車遂縱鞚浮河攣膝聚足於鞍上一墜則河也以河爲地以河爲衣以河爲身以河爲性情於是心判一墜吾耳中遂無河聲凡九渡無虞如坐臥起居於几席之上昔禹渡河黃龍負舟至危也然而死生之辨先明於心則龍與蠅蚘不足大小於前也聲與色外物也外物常爲累於耳目令人失其視聽之正如此而况人生涉世其險且危有甚於河而視與聽輒爲之病乎吾且歸吾之山中復聽前溪而驗之且以警巧於濟身而自信其聰明者

象記

雄辯神品

將爲恠特譎詭詼奇鉅偉之觀先之宣武門內觀于象房可也余於皇城見象十六而皆鐵鎖係足未見其行動今見兩象於熱河行宮西一身蠕動行如風雨余嘗曉行東海上見波上馬立者無數皆穹然如屋不知是魚是獸欲俟日出暢見之日方浴海而波上馬立者已匿海中矣今見象於十步之外而猶作東海想其爲物也牛身驢尾駝膝虎蹄淺毛灰色仁形悲聲耳若垂雲

眼如初月兩牙之大二圍其長丈餘鼻長於牙屈伸如
蠖卷曲如蟻其端如蠶尾挾物如鑷卷而納之口或有
認鼻爲喙者復覓象鼻所在蓋不意其鼻之至斯也或
有謂象五脚者或謂象目如鼠蓋情窮於鼻牙之間就
其通體之最小者有此比擬之不倫蓋象眼甚細如蚊
人獻媚其眼先笑然其仁性在眼康熙時南海子有二
惡虎久而不能馴帝怒命驅虎納之象房象大恐一揮
其鼻而兩虎立斃象非有意殺虎也惡生臭而揮鼻誤
觸也噫世間事物之微僅若毫末莫不稱天天何嘗一
一命之哉以形體謂之天以性情謂之乾以主宰謂之
帝以妙用謂之神號名多方稱謂太襲而乃以理氣爲
爐鞴播賦爲造物是視天爲巧工而椎鑿斧斤不少間
歇也故易曰天造草昧草昧者其色皂而其形也霾譬
如將曉未曉之時人物莫辨吾未知天於皂霾之中所
造者果何物耶麵家磨麥細大精粗襍然撒地夫磨之
功轉而已初何嘗有意於精粗哉然而說者曰角者不
與之齒有若爲造物缺然者此妄也敢問齒與之者誰
也人將曰天與之復問曰天之所以與齒者將以何爲
人將曰天使之齧物也復問曰使之齧物何也人將曰
此天理也禽獸之無手也必令嘴喙俛而在地以求食
也故鶴脰既高則不得不頸長然猶慮其或不至地則
又長其嘴矣苟令鷄脚效鶴則餓死庭間余大笑曰子

之所言理乃牛馬鷄犬耳天與之齒者必令俛而齧物也今夫象也樹無用之牙將欲俛地牙已先距所謂齧物者不其自妨乎或曰賴有鼻耳余曰與其牙長而賴鼻無寧去牙而短鼻於是乎說者不能堅守初說稍屈所學是情量所及惟在乎馬牛鷄犬而不及於龍鳳龜麟也象遇虎則鼻擊而斃之其鼻也天下無敵也遇鼠則置鼻無地仰天而立將謂鼠嚴於虎則非向所謂理也夫象猶目見而其理之不可知者如此則又况天下之物萬倍於象者乎故聖人作易取象而著之者所以窮萬物之變也歟

文丞相祠堂記

至痛之言至潔之文

祇謁文丞相祠祠在柴市卽先生成仁之地也坊曰教忠元時塑以儒服明正統十三年順天府尹王賢奏改塑宋時丞相冠服其登祀典在永樂六年每歲春秋中朔天子遣順天府尹設爵三果五帛一羊一豕一余再拜而退喟然歎曰千古興亡之際天意斷可知矣其見于妖孽禎祥而爲之驅除爲之扶植必於其所篤而力焉雖婦人孺子灼見其天意之有在而乃忠臣義士者徒欲以隻手與天抗豈不悖且難歟威武足以得天下而不能屈一介之士是一介之抗節強於百萬之衆而萬世之綱常重於一代之得國也是亦天道之攸寄也若興王者自知克審曰其得此大器也天命之耶抑且

吾以力取之也天既命此大器而不容吾力焉則亦將使吾任天下之責耶抑且以天下利吾身也天既欲以吾身利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亦將有其道矣吾受天之命拯救斯民于塗炭之中而已矣故武王之伐紂也非武王伐之也以有道伐無道也堂堂乎其有天下而武王不與焉是故在天無疑在人無忌在敵國無讎在天下無我隨道之所在而就焉故武王之訪于箕子訪其道也訪其道所以利天下也若武王逼箕子而強臣之則爲箕子者亦將抱九疇而赴柴市而已矣道之不傳也於我何有哉後世之有天下者亦莫不受命于天而惟其自知也不審故不信乎天惟其不信乎天故不能不忌人凡吾力之所不得以屈者皆吾之強敵而常恐其糾合義旅興復舊物則莫如殺斯人以除後患斯人者亦以得一死爲明暴大義於天下也斯人者天下之父兄也殺天下之父兄而寧能止子弟之爲讎乎嗚呼天下之廢興有常數而遺民之如文丞相者未嘗不輩出也當時受命之君當如何處斯人也曰民焉而不臣尊之而無位置之不封不朝之列已矣爲元世祖計親造館而手破其械東向而拜之問用夏變夷之道率天下而師之則是亦先王之道也伯夷之隘伊尹之任惟先生所擇也區廬陵百畝之田而不稅則不祿而有其食矣噫黃冠故里之願卽白馬東出之志歟彝倫

之所以敘禮樂之所由興而安知先生之不出於此也

箕子田記

詳刪

自夫井田一壞而天下耒耜之所入古先王均地畫野之制無處可見獨我國平壤城外方田乃是父師之遺畫其制不爲井而爲田字橫縱各四田四四而爲田者十六每田之內各四區八八而爲區者六十四界區有徑其廣六尺界田有路其廣三之四田之外路直城門其廣九之每區方八十三步二尺贏實積爲七十畝久菴韓百謙以爲正合于孟子所謂殷人七十而助者是也界田之首必對豎望石以爲四標土人號爲法首大路兩沿如繩削者學田疇也村閭面勢莫不正直者準徑路也籬落門巷莫不齊整者效面勢也列樹行直少無參差者肖籬落也一正田而庶事正也鄉人有難之者曰吾儕生長是田之間躬耕聖人之田而呼井田者由來數千年矣今子以爲田音雷者何也抑有說乎曰在此田中顧諸君曰由而不知耳字書豈不曰田象四口而十者阡陌之制乎三王出治之大法莫不本之田制則夏人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其經界區畫當有大小之異而田之四口井之九區其爲均分則一也故譬如碁局之有道十井並看摠是田字四田相比井在其中特以徑道之間有細大溝洫之限有廣狹爲之經界而此爲田形彼爲井畫耳故吾以爲成周之井田

出於箕子何則九疇卽井田也大禹之地平天成罔非
土事田功而數起於一止於九則所以畫野分州亦維
九也所以第田成賦亦維九也箕子推類而衍之以授
武王此一玉之大法也寧有不本之田制乎故洪範一
篇自初一至次九罔非稼穡之極致而獨不言田者其
制畢具於九疇而首先揭之特不命之爲井田耳故天
下之疇相似也所以訓疇爲類然疇讀田疇之疇則豈
非九區之田乎故推類於九數列爲出治之綱領後世
周官乃其節目之詳也然則箕子何不畫井於此地也
曰唯唯否否吾昨過廣寧蓋有箕子封地云此乃箕氏
之先累世傳襲之地則仍以稱之也非武王之所封也
箕子不敢違天之道以大法授聖然當時紀史者稱祀
不稱年以明其罔僕之志箕子之東來所以避周五服
之內而自屏於九夷之地也武王惡得以封之殷士之
助祭者尙爲不改其尋冠箕子之爲田安得遽變其宗
國之舊制也哉吾於此田益驗殷人之制必以田字經
界而受田之家必以四口爲率矣何以知其然也吾以
七十畝量之矣人壯而有室然後稱夫而始受田焉一
夫一婦上有父母則洽是四口父母老則納田於公子
弟未壯則爲餘夫壯則乃復取盈焉是四口常滿於受
田之家矣夫然後七十畝方適於一夫之力而始足於
四口之食後世每拘於八家一井之制而殷人之七十

畝亦以八口為率故每患其不足雖以孟子之聖於商
 制而無處攷證只據七十而助則曰惟助為公田此推
 測之辭也又曰雖周亦助此未定之辭也朱子因此而
 論助法則以為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
 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然典籍無憑則猶有懸空之歎
 此無他無以踏驗於地面故也吾謂殷人之七十未嘗
 少一畝於周人周人之九區亦未嘗加一畝於殷人何
 以知其然也吾於是田徵之矣夫四口為區象也區者
 田也田之四口區各以人之四口為率則一田之人十
 六口四田為田非號田者同也同田之人六十四口一
 區七十畝合四田摠計為一千一百二十畝公田廬舍
 餘夫都在四田之中即此而可見殷人無私田一田十
 六口通功並作而四田六十四人互相藉助以納公賦
 也夫八口之家八而共治一井者豈非周人之制乎一
 井之人八八而亦為六十四口九區常制為九百畝周
 之餘夫身居八口之內而田在百畝之外其別受二十
 五畝通計八家則為二百畝廬舍二十畝雖在公田而
 鄉遂郊野異制則其二十畝當如餘夫之別受耳夫然
 則一井之制亦不過一千一百二十畝矣古聖王為斯
 民制產之大本前後一揆形制雖異以田則不差一畝
 以人則無爽一口以稅則十一皆同以法則助徹不異
 故曰井田雖作於周而本之洪範何以知其然也井地

燕巖集卷之三
之八家以公田居中而獨虛其廛者君位也以二統八
豈非九疇之五皇極乎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箕子曰庶民惟星者是也故一五行以稼穡爲
本井地以公田立極所以虛其廛如辰之無星所以助
於民如月之從星此豈非井地九疇之大法乎嗚呼今
之人或見古時器物雖其剝蝕殘缺之餘猶名爲殷敦
周彝而證明表識以爲曠世之重寶况此四出之形制
出於古聖人精一之心法乎凡厥方人莫不致孝于此
田毋或犯耕于大路以慢其經界毋或侵削乎阡陌以
亂其區畫如身體髮膚之受之父母而毋敢毀傷君子
讀書而見父師於田野人每飯而見父師於粟則其保
極錫福之理夫豈遠乎哉

安義縣社稷壇神宇記

古雅優餘似南豐

社稷不屋而壇古也郡縣社稷皆藏主于吏廳之傍及
祭之日前期奉詣于壇以行祀焉揭靈妥神之所旣逼
側闐闐而往來之際輿僮之所撼頓風露之所觸冒非
所以致崇嚴於大祇也安義舊監金侯在淳荏縣之越
四年庚戌除壇左向已之地建神宇二楹移安縣社縣
稷位板而藏其尊罍籩豆之屬又於壇之右繚垣之北
建典祀之廳執事之房禮備事稱歲以豐樂 上之十
六年壬子冬以外邑社典之莫能修舉下教切責之仍
頒壇宇儀則于諸州於是列郡山隴墟落之間凡新其

薨桷而煥然丹雘者莫不遣吏視式于茲邑之壇宇於是乎金侯事神重農之道亦可見知所先後矣趾源忝職茲土賴侯之克舉闕典幸這黜免然亦不敢無所更事而有弛乎常職也遂乃自董吏隸益治壇壝增築垣墻改樹四櫺星門選邑中子弟之聰明秀俊者錄爲執事假設俎豆於壇外大樹之下以肆其薦裸與俯進退趨拜之節已乃歎息謂諸生曰夫禮莫重於祀典祀典莫重於社稷每歲上辛肆我 聖上必親祈穀于太社雖甚寒未嘗或攝賤臣嘗從百執事之後以觀八音之諧者屢年矣享之前一日 上親視牲滌器夜鼓三下庭燎旣設 上冕服執圭林鍾太簇迎以順安百僚陪

位屏息俯伏無敢譁者但聞珮聲自天鏘鏘乃敢默識御步周旋升降于尊俎階阼之間而百靈洋洋嗅歆飽飫無有選槩洽受包舉毓嘏娠瑞地軸坤輿益見其負重載厚而后土句龍陰來助相君王萬歲八域康年奏假旣成工戛虎背仰觀天宇星潤露溥充然如有足乎所爲享者若是其著明而 聖人猶有憾於民時之或愆本業之失課退御齋殿秉燭呼寫勸農綸音頒示八路以董飭之所以爲萬姓盡心又若是其篤至也外之州縣長吏莫能仰體分憂之盛意往往於其境內之祀反狃故常或不以躬靈壇神厨級夷草鞠齋沐奠獻鮮能中禮及此致勤嚴教則始乃慚悚警省遑遑焉惟恐

燕巖集卷之三
繕修之後時此不過遵朝廷之教令而已非誠之積於中而禮之素講於平日也賤臣自出宰以來奉讀綸音下者于茲二年矣未嘗不北向稽首感激流涕歎天威之孔邇而仁言之入人深也爲今之長吏者曷敢不悚然悸恐祇慎乃職以對揚憂勤之萬一也哉今諸生生長遐陬聞見不廣禮意未閒固其勢然也雖時膺邑檄勉強在列而將事之際率安舊舛草草應文而止以此而妄希其邀福於神明其亦難矣自茲以往百里之內風雨不時寒暑不節則曰惟太守之不精禋五穀不登畎畝不治亦曰惟太守之不明農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敢以是誦於縣之執事者

安義縣縣司祀郭侯記

典實

余視事安義之歲八月旬有七日戶長河謁曰明日甲申將有事于縣司敢以吏奴之供事者退而齊明余問縣司奚事對曰曩在萬曆丁酉倭寇陷黃石縣監郭侯死之黃石吾城而郭侯吾邦之賢府君也故歲以是日祀勿之敢有替也余曰勤死捍患在法當祀郭侯守孤城以衛百姓至于三年之久可謂捍大患矣卒能死職下其孤忠毅節著於國可謂勤死矣故朝廷累加褒美之典贈官至吏曹判書賜諡曰忠烈旌其閭而蔭其孫則廟於家而世祀不遷矣侯玄風人也祠院之在玄風者賜額曰禮淵在本縣者賜額曰黃巖則兩縣俱俎豆

而崇報之矣夫縣司者側陋之地而小吏之處也縣司之私祀侯不已瀆乎况侯之神亦安肯自貶其威尊降食于此乎及祭之夕戶長率一縣之吏隸僮奴小大奔趨震悚嚴恭儼然如復見侯之坐衙而希鞞進食也肅然如復聞侯之發號而抑首承令也炬燎煌煌拜稽有數自奠罍至徹豆毋敢謹譁惰容者然後益知夫禮緣人情人情之所不能已者聖王之所不能奪也匹夫抱木而燔何與於歲曆之節氣而後世之百姓猶不熟食於是日况侯之嘗父母茲土而身膏草莽以殉其吏民者耶噫今之百司外而州縣其吏廳之側莫不有賽神之祠皆號府君堂每歲十月府史胥徒釀財賄醉飽祠下巫祝歌舞鼓樂以娛神然世亦不識所謂府君何神而所畫神像朱笠貝纓插虎鬚威猛如將帥或云高麗侍中崔瑩之神其居官廉於財關節不行有威名於當世吏民懷之迎其神尊之爲府君信斯說也瑩嘗身都將相不能支顛扶危以存其社稷死而不得爲明神以登祀典乃反哺啜於吏胥僮隸之間樂其媠媠可謂愚鬼不靈矣惡在其居官廉也非其鬼而事之君子猶謂之諂也而况事之以淫褻非禮之祀諂孰大焉今安義吏廳獨無所謂府君之堂如郭侯者爲良長吏於是邑死王事爲明神豈非真茲土之府君歟然而縣司之祠之也獨不以府君稱之何也蓋恥混於非禮之祀而嫌

其號也嗚呼今之爲守令者盛容臨吏民顧眄指揮若
可以唯意湯火而卽日解印綬歸送不半途而背棄者
有之矣丁酉之距今爲二百年當時之人吏其有子若
孫在者乎然而安義之人至今畏愛侯若是苟非忠義
之感人者深惡能使人不叛至此哉祠屋僅二楹卑狹
未足以廟貌侯今年春奉朝命新建縣之城隍宇于厲
壇之左縣之人吏請其餘材以修其祠屋稍廣其舊制
加丹雘焉余嘉縣吏之於郭侯不以久遠而禮儀嚴且
愨享祀之於縣司不循訛謬而號名正而辨其義有足
以聽聞於國中爲傍縣視效第恐歲紀浸久慕向益淺
則禮儀或愆於前日號名易舛於習俗人之視祠之在
縣司而有疑也謹書侯諱越字養靜及其享祀本末俾
藏諸祠壁

咸陽郡學士樓記

韻折

咸陽郡治東距百武臨城而樓凡幾楹歲久荒頽榱桷
摧朽丹雘昧黮上之十九年甲寅郡守尹侯光碩慨
然捐廩大興修治悉復樓之舊觀仍其古號曰學士屬
不佞爲文而記之咸陽新羅時爲天嶺郡文昌侯崔致遠
字孤雲嘗爲守天嶺而置樓者蓋已千年矣天嶺民懷
侯遺惠至今號其樓曰學士者稱其所履而志之也初
孤雲年十二隨商舶入唐僖宗乾符甲午裴瓚榜及第
仕爲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淮南都統高駢奏爲

從事爲駢草檄召諸道兵討黃巢巢得檄驚墜牀下孤雲名遂震海內唐書藝文志有孤雲所著桂苑筆畊四卷及光啓元年乙巳充詔使東還所謂巫峽重峰之歲絲入中原銀河列宿之年錦還東國者是也國史孤雲棄官入伽倻山一朝遺冠屨林中不知所終世遂以孤雲得道爲神仙此非知孤雲也孤雲嘗上十事諫其主主不能用伽倻之於天嶺不百里而近則其超然遐舉者豈非在郡時耶嗟乎孤雲立身天子之朝而唐室方亂歛跡父母之邦而羅朝將訖環顧天下身無係著如天末閑雲倦住孤征卷舒无心則孤雲所以自命其字而當時軒冕之榮已屬腐鼠弊屣矣乃後之人猶戀其學士之啣不幾乎病孤雲而累斯樓哉然而郡人之慕孤雲者不曰崔侯而必號學士不曰孤雲而必稱其官不頌于石而惟樓是名焉不信其遺蛻林澤之間而彷彿相選于是樓之中若夫月隱高桐八窓玲瓏則依然學士之步曲欄也風動脩竹一鶴寥廓則恍然學士之咏高秋也樓之所以名學士其所由來者遠矣夫

安義縣厲壇神宇記

論禮甚晰文亦老健

神人之際其微矣乎牲幣而將之容聲而象之氣臭而求之齊明盛服以承之而曰神之在此歟在彼歟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若是則民之惑也滋甚焉已矣何則夫言如在者設意於恍惚借辭於疑似而非

能目親觀之也耳真聽之也乃欲使民必信於依稀渺茫之間者不其難乎且夫黍稷粢盛玉帛鍾鼓蕭艾膏骨黼黻葱璜固生民之所日用也以此而享之人鬼則固矣以此而薦之天神地祇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川嶽瀆之羣靈則其爲物也不已疎乎然而聖人有質言於斯者曰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曰我祭則受福蓋言其必如此而後必有此理也故晦夜至茫昧漸曉而致明者天之誠也厚地至頑塞久穿而得泉者人之思誠也由是觀之其所以致敬於不覩不聞之中感通於幽明屈伸之故者不其著乎故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非以所以事人者事鬼神之明驗歟然則今之州縣諸祀

之執事之長吏儒生果皆專心致志齊明盛服以交神焉矣乎其黍稷牲醪果皆馨香豐潔而其籩豆尊罍席罍之屬果不傾側訾窳訛陋敝破苟且之甚者乎其社稷山川城隍馬祖國殤族厲燎望壇壇之靈果皆勿勿焉歆之而不吐歟苟非然者以之而羞之於人亦必有踉蹌不甘者矣而况於鬼神乎而况於邀福弭災之事乎謹按國制厲在中祀歲三祭焉其地有疾疫則特降香祝以祭前一日發告於城隍禮也 上之十有六年壬子以中外諸祀之不虔儀物之壞廢下令于國中大行修舉安義厲壇在縣治之東隔溪之原雨潦衝穿階級陵夷乃燔甃甃石新其壇城增築繚垣改樹四櫺星

門別建神宇二楹移奉神位及祭器夫巫覡之祀木石
也有旨咎則稽首服過以爲不享而况於正直之神乎
而况於列在祀典之嚴且重者乎不佞蒙恩來莅此邦
於其境內之事宜無不用力而况上奉朝廷之令下爲
吾民以邀福弭災者乎於是特紀其事並論禮之本以
爲官箴焉

居昌縣五慎祠記

似昌黎

夫吏之爲言理也有天吏者有命吏者有長吏者有掾
吏者代天理物之謂天吏承流宣化之謂命吏輔世長
民之謂長吏掾吏者古之府史胥徒佐長吏治簿書管
府庫所謂庶人而在官者也人微職卑不命於天子不
足爲王臣然先王之制猶得與下士同祿故自天子達
於胥史雖所理有大小其職則無非吏也噫今之州縣
小吏豈非庶人而在官者歟其所以祿養者能與下士
同而足以代其耕耶今之爲州縣長吏者豈非大夫士
歟其所以輔世長民者能不異於古之大夫士耶庶人
而在官者旣無下士代耕之祿則其竊府庫鬻獄訟弄
刀筆爲奸利固其勢然也大夫士之臨州縣者有能大
畏衆吏之志而莫敢爲非法歟是未可知也然而人有
恒言曰如束濕薪彼其束之也果以禮義廉恥則幾何
其不可與并升於朝也如以縲綬已也桁楊已也常置
之僇辱之地而曰我善束吏也則是馬牛視而賊盜治

也人之於馬牛賊盜非可責之以節義忠信也明矣彼其奔趨承事者我嘗見之也膝行不及喘者謂之慢失眎上於帶者謂之頑一號一令明有不合於理而不應聲對至當而或敢曰可乎曰不可乎則其有不盛氣呵曰爾惡敢乃爾者乎故其進退抑首跪伏泥塗曾是以爲恭而一有違於是者非但莫追於濫猾之誅爲其令長者以不能束濕往往被下考去故大夫士儼然臨視其趨走唯諾若可以惟意湯火而一朝有事且急尙能望其親上死長之節耶嶺南之縣曰居昌其治之左濬溪之上有慎姓五人並列而祀者皆贈官佐郎名錫顯克終德顯致勤光世此五人者縣之小吏也其忠功義績著於國誌於邑豈非所謂能捍大患則祀之者歟嗚呼當英宗四年戊申凶賊大起嶺南當時守宰之棄印綬竄伏草間者有之則列邑胥吏之煽附脅從者可知也惟其首挫凶鋒使賊不敢踰牛峙之嶺蹂湖右而北向者是誰之功也噫彼據高堂拊印符顧眄指揮俯臨此五人者誰歟其平日束之者果何術歟是果工趨下視稱之爲善承事令長者耶抑不能自逃於濫猾之目而使其長官被下考去者耶方其變起倉卒吏民驚擾鳥獸奔散五人者抗聲陳大義卒能折難凶醜捍衛京國其樹立之卓絕有如是者苟非義理之心素積于中而確乎其不拔者惡能辦此哉洪惟我 聖上御極

之十有二年曆紀重回 宸感倍激追 先朝勘亂之
烈茂當日禦侮之績誕宣寶綸渙諭方域風輝日翥動
蕩輝燦無遠不邇無微不顯旌馳褒錄之典至及於下
邑匹庶之家猗歎盛哉趾源分符隣縣每過五慎之祠
爲之徊徨而不能去縣令俞侯漢紀屬余爲記遂書其
所感如此且以警夫大夫士之爲長吏者

愛吾廬記

正論

鄭君仁山號其所居之廬曰愛吾而一日請記於余余
謂仁山曰夫民物之生也固未始自別則人與我皆物
也一朝將已而對彼稱吾而異之於是乎天下之衆始
乃紛然而自謂事事而稱吾則已不勝其私焉又况自
加以愛之乎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無敢毀傷吾既
吾之則今夫牽吾之一髮而舉體爲之不寧豈惟舉吾
之一身而爲吾哉雖一髮之微皆得以稱吾而固將
無不愛矣嗚呼一髮之吾既無不愛則其離吾之身者
雖僅一毫之際固將漠然而不相涉矣故有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爲者彼既重吾之一毛於天下而愛之也至
厚則思所以全護保蓄之者豈有所不至哉雖四海之
至廣將無以善藏吾一髮則又有外其身而身存者彼
既知外其身之不足以自存而愛之逾深憂之益切至
欲寂滅其身以吾爲假合以愛爲寃業絕棄倫常視其
生如仇怨彼於其一身之吾不違自有而况於一髮之

吾哉向之所謂至厚者乃反爲天下之至薄則此無他私吾之一身而自愛之過也傳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毋以小害大毋以賤害貴故王凝之妻引斧斷臂以潔其身彼既受之於父母則其小大貴賤夫豈一膚一髮之比哉然而若將澆焉悍然斷之而不少顧戀者何也所以愛其臂耳如愛吾者若王氏之婦則斯可謂知所愛也已

論

玉璽論

錯綜典嚴千古名品

趙王得和氏璧秦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完璧歸趙及秦兼諸侯璧復入秦爲傳國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論曰古之傳國者道也今之傳國者寶也大尉勃得以私之奇貨其君大將軍光得以私之親佩之其君親解之其君由是而璽爲輕重於天下視璽之所在環起而覬覦焉而况倉卒之際奄宦婦妾得以市恩於所私好者則大臣唯唯天下莫敢貳議嗚呼傳天下大事耳豈可以一璽爲信如懷印綬之官若丞尉之爲哉夫道之所在德之所聚寶之所居盜之所萃故小盜入室而大盜邀之始皇始行劫於諸侯故莫能禁胡亥之爲盜則陳勝吳廣項籍之徒已環起而邀之矣故子或竊之於其父婦或竊之於其夫奴或竊之於其主衆盜聚室兵戎以興璽之禍極矣元皇后以天下假莽乃欲

以一身守璽嗟呼一璽之存亡不足與天下也彼乃區區婦人之智無足恠者莽亦愚矣苟曆數在躬安事乎一璽孫堅扶義而西掃清宮禁慨然同盟力獎王室功可與桓文列矣得璽而啓其邪心爲義不終此其器妖也歟江左之君正朔相承猶恥白板之譏天子而恥白板是玉璽爲告身而皇帝爲命爵矣是四海萬國之尊而璽使之卑焉豈非可笑之甚者乎得之者本非由璽而興焉則其未足爲瑞於天下也明矣亡之日或繫頸而降禪代之際或奉獻之不服則其凶衰不祥也莫過於此器也謂之亡國之物則可吾未見其興國之寶也吾以爲後之傳天下者壞其不祥之器以塞盜賊之心仍拜手稽首敬而颺言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百辟卿士冕咸在位拜手稽首曰惟天命靡常眷于有德念哉帝

名論

西京之文

天下者枵然大器也何以持之曰名然則何以導名曰欲何以養欲曰恥萬物之易散而莫可以相屬也名以留之五倫之易悖而莫可以相親也名以係之夫然後彼大器者其能充實完好而無缺覆壞缺之患也天下之爵祿莫可以徧賞乎爲善則君子可以名勸天下之刑罰莫可以徧懲乎爲惡則小人可以名愧今夫投璧於暮夜之中莫不按劍而待之者何也知名之無因而

不可以爲悅也而况天下之大器乎委裘於廟堂之上莫不躡衽而趨之者何也知名之有在而不可以相踰也而况忠孝之實而惻怛之際乎故當周之衰也擁虛器於强大諸侯之上而莫敢先加以無禮者猶憚其名也鹿馬之形相似也而一亂其名則天下有弑其君者嗟乎彼鹿馬之名何與於天下之存亡而猶不可乎一日而無辨而况善惡之不同而榮辱之判乎夫天下之禍莫憚於泊然而無欲也先王知其將怠惰崩弛一於退而無進則爲之黼黻藻繪絺繡以導其目焉爲之鍾鼓琴瑟笙鏞以導其耳焉圭組軒駟以導其身褒異旌惠刻勒咏歎以導其志氣使天下之衆莫不奮發淬礪以興於可欲而無退托自沮之心然而一於進而無退則天下之禍又莫憚於恬然而無恥先王爲之束帛加璧以養其高尚慰諭敦勉以養其退讓威武不能屈所以養其節也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也黜劓流殛而又從以示其傷慘矜恤之意使天下之衆莫不貞介自守而將有所不爲也故人之所欲莫甚於富貴而其所欲反有甚於富貴則爵祿可辭也人之所恥莫大於刑戮而其所恥反有大於刑戮則白刃可蹈也是孰使之然哉豈非所謂名耶由是觀之刑賞而爲政者有窮之道也厲名而爲治者無方之道也何者人或有爲善而不待賞者則是爵祿不足以勝其爲善矣亦有爲惡

而不忌刑者則是捶楚不足以勝其爲惡矣此必有不待賞而勸不待刑而媿勃然可欲而莫之能禦者耳或曰義之爲名也公而大名之爲名也私而鄙如子之論也將率天下而爲僞者也曰凡所謂惡夫名者一人之好名也其弊也騃猶將矜莊自愛污不至隨俗沉浮也今雖有好名之人猝然被之以過情之譽彼亦將退然而謙辭怒然而不自居矣夫何患乎相率而爲僞苟使天下之人是皆君子也亦奚事乎名也如其勉強而就之則仁義之行可以導之以欲矣不義之事可以愧之以名矣假使天下之大衆漠然無好名之心則先王之所以長民禦世之具忠孝仁義之實舉將濩然爲空器其將安所托而自行乎

伯夷論

錯落含蓄此真先秦之文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武王旣改殷命伯夷恥之餓死首陽山論曰伯夷之諫武王不見於經此齊東野人之言而司馬遷取之以爲之史此不足信也雖然信斯書也容有可議夫伯夷者所謂天下之大老賢人也西伯嘗禮養之當是時左右欲兵之嗚呼以先王禮養之臣而天下之所謂大老賢人也而左右卽欲兵之於前則武王尙謂非我也兵也向微太公伯夷其免矣乎昔伊尹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殺一不辜而王天下不爲是亦武王之志也將號於天下曰商

民不獲所然而周之將興也大老賢人者不獲其所則武王之得天下將自不獲所始又號於天下曰商棄老成言然而周之將興也大老賢人者諫其不義則武王之得天下將自不聽諫始又號於天下曰商殺不辜然而周之將興也大老賢人者不得其死則周之有天下將自殺不辜始夫此三者武王所以伐人者而悍然而不自顧耶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獨不致意於伯夷茲曷故焉嗚呼其生也禮養之如文王其去也不臣之如箕子義之表章之如商容其死也封之如比干可也吾故曰湯伯夷武王同道爲其爲天下後世慮也湯放桀而天下道然而莫之恠則湯固已慮之曰吾恐後世以吾爲口實武王乃踵而行之天下又道然而不恠則其爲後世慮誠大矣故伯夷之非武王非非其舉也明其義而已矣武王之不封伯夷非忘之也顯其義而已矣其慮後世天下同也嗚呼禮養之不足以明其義於後世也表章之不足以明其義於後世也不臣之不足以明其義於後世也封之不足以厚伯夷也

伯夷論下

孔子稱古之仁人箕子微子比干是也三人者之行各不同猶不失乎仁之名孟子稱古之聖人伊尹柳下惠伯夷是也三人者之行各不同猶不離乎聖之號夫太

公者古所謂大老賢人則爲其行同伯夷而道似伊尹也然而孔子不稱其仁以列之三仁孟子不稱其聖以列之三聖何也嗚呼以余觀乎殷其有五仁乎何謂五仁伯夷太公是也夫五人者所行亦各不同皆有丁寧惻怛之志然而相須則爲仁不相須則爲不仁矣微子之爲心也曰殷其淪喪我與其不可諫而諫之孰若存殷之祀也遂行是微子須諫於比干耳比干之爲心也曰殷其淪喪我與其不可諫而不諫寧孰諫也遂諫而曰殷其淪喪我與其不可諫而不諫寧孰諫也遂諫而死是比干須傳道於箕子耳箕子之爲心也曰殷其淪喪我不傳道而誰傳道也遂佯狂爲奴箕子若無所相須者也雖然仁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則是箕子須拯民於太公耳太公之爲心也自以殷之遺民也曰殷其淪喪小師行王子死太師囚我不拯其民將天下何哉遂伐紂太公亦若无所相須者也雖然仁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後世則是太公須明義於伯夷耳伯夷之爲心也自以殷之遺民也曰殷其淪喪小師行王子死太師囚我不明其義將後世何哉遂不宗周夫是五君子者豈樂爲者哉皆不得已也或曰若相須而爲仁也无太公則箕子當爲牧野之師無伯夷則太公當爲叩馬之諫乎曰非然也如此而爲仁者非謂須其人也須其義而已矣非若申包伍胥之相告也然而微王子小師不必行矣無小師之行焉而王子獨死王子爲不

足仁矣王子既死小師既行而太師不佯狂太師爲不足仁矣太公不以天下爲心伯夷不以後世爲慮是伯夷太公爲不足仁矣然則其犇周爲不得已也諫而死爲不得已也傳道爲不得已也伐紂爲不得已也不宗周爲不得已也吾故合伯夷太公之道於殷之三仁焉是亦孔子之志也不稱太公蓋難言也至於伯夷亟稱其德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雖然不敢係之於三仁者蓋爲武王諱之歟或曰如五仁而爲仁不亦勞乎曰非斯之謂也其理則然也若夫一事而爲仁隘與不恭惡得掩清和之爲聖哉

說

車制說

大凡車者出乎天而行于地用旱之舟而能行之屋也有國之大用莫如車故周禮問國君之富數車以對車非獨載且重也有戎車役車水車砲車千百其制而今不可倉卒俱悉然至於乘車載車尤係生民先務不可不急講也吾嘗與洪湛軒德保李叅奉聖載講車制車制莫先於同軌所謂同軌者何軸之距兩輪之間也兩輪之間不違恒式則萬車一轍所謂車同軌者是也若使兩輪之間恣意闊狹則路中轍跡何以入軌今見遼薊沿道千里日閱萬車而前車後車同循一跡故稱不謀而同者曰一軌後之視前者曰前轍城門當轍處凹

然成算所謂城門之軌者是也我東未嘗無車而輪未
正圓轍不入軌是猶無車也然而人有恒言曰我東巖
邑不可用車是何言也國不用車改道不治耳車行則
道自治何患乎街巷之狹隘嶺阨之險峻哉傳曰舟車
所至霜露所墜是稱車之無遠不屆也中國固有劔閣
九折之險太行羊腸之危而亦莫不叱馭而過之是以
關陝川蜀江浙閩廣之遠鉅商大賈及挈眷赴官者車
轂相擊如履門庭旬旬轟轟白日常聞雷震之聲今此
摩天青石之嶺獐項馬轉之坂豈下於我東哉其巖阻
險峻皆我人之所目擊亦有廢車而不行者乎所以中
國之貨財殷富不滯一方流行貿遷皆用車之利也今

以近效論之我使之行除却百弊我車我載直達燕京
何禪而不爲也嶺南之兒不識蝦醢關東之民沉樞代
醬西北之人不辨柈柑沿海之地以鯁鱠糞田而一或
至京一掬一文又何其貴也今夫六鎮之麻布關西之
明紬兩南之楮紙海西之繇鏡內浦之魚鹽俱民生日
用而不可闕者也青山報恩之間千樹棗黃州鳳山之
間千樹梨興陽南海之間千樹橘柚林川韓山千畦芋
臬關東之千筒蠶蜜爲民生日用而莫不欲相資而相
生也然而此賤而彼貴聞名而不見者何也職由無力
而致之耳方數千里之國民生產業若是其貧一言而
蔽之曰車不行域中請問其故車奚不行一言而蔽之

燕巖集卷之三
曰士大夫之過也平生讀書則曰周禮聖人之作也曰
輪人曰輿人曰車人曰輶人然竟不講造之之法如何
行之之術如何是所謂徒讀何補於學哉嗚呼噫噫自
黃帝造車而稱軒轅氏經千百載幾聖人竭其心思目
力手技而又經幾工倕又經商鞅李斯一制度信縣官
之學術將幾百輩也其講之熟而行之要豈徒然哉誠
以利生民之日用而有國之大器也今吾日見而可驚
可喜者推此車制而萬事可徵也亦可以小識千載羣
聖人之苦心也夫

